

行紀晉綏

(一之記行隨組小行執)

著敬子閻

下子大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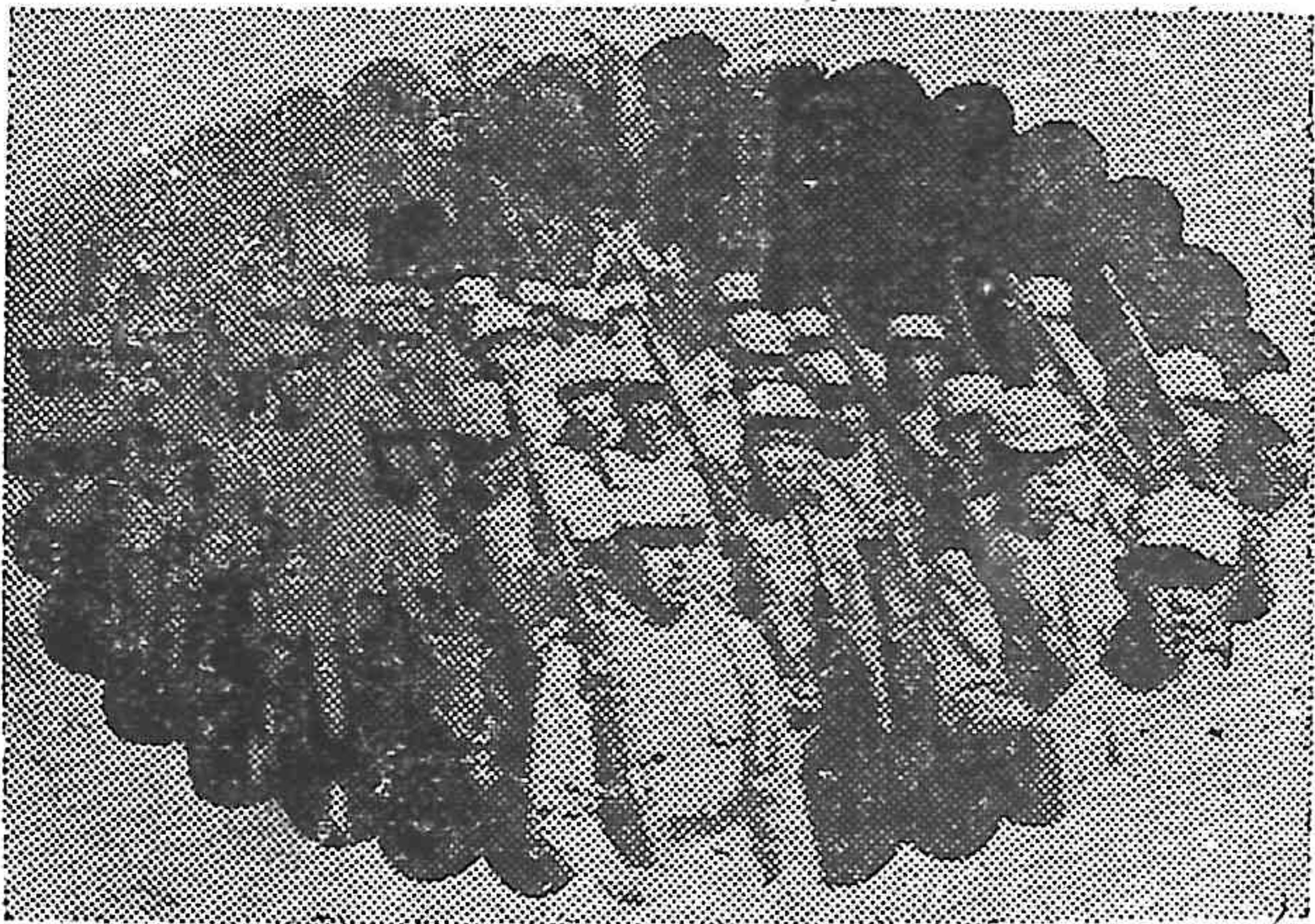


北平新報社印行

(行一組小行執之場機寧集返飛綏歸由)

集寧小組三代表

中、美代表柯瑞格上校
左、中共代表孫志遠少將
右、國府代表林光炯中校



國軍進駐大同之時威容

和禮上校在大同民衆歡迎會上致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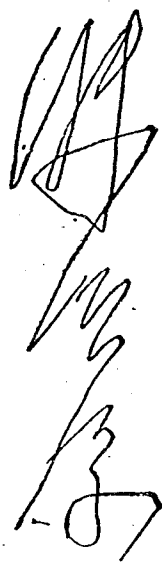


大同小組三代表

中、美代表和禮上校
左、國府代表溫天和上校
右、中共代表李波上校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和平建設統一

子毅先生惠存

董武抄

(二十戰區傅作義官董其武副官題詞)

與人民永遠在一起
為知平民民主團結而
奮鬥到底

如左

古古



(中共綏蒙軍區司令題詞)

實現民主
鞏固和平
永遠為人民服務

楊植霖



(中共綏蒙政府副主席題詞)

為人類
保幸福
為國家
求統一

萬里
功在
壹國

我軍
北軍
總司令
楚漢
張



一
九

沈序

我認識子敬還不到三個月，然而在這短短的還不到三個月的時期中，我已經認識了子敬。子敬是一位勇敢、直爽、有熱情的人，和他直接有來往的，固然能感覺到這幾點，就是不認識他的，從這本小冊子的字裏行間，也可以處處接觸到他的性格與熱情。

子敬從未加入任何黨派，不過對於各黨派的主義與理論，他都下過一番研究的工夫，也可以說對各黨派的主義與理論，他都有相當的認識。若說子敬是某黨的黨員，他真可當之而無愧，可是總不如說他是無黨無派來得合乎實際。

子敬對於新聞事業是非常感覺興趣的，他常說：「『忠實報道』是從事新聞事業人員的天職，也是從事新聞事業人員所應遵守的信條。」他這次隨行執行小組三方面代表到集寧大同去，站在「第四者」的立場上，將那方面的情况，忠忠實實的報道給大眾。縱然有歪曲事實的地方，也祇能歸咎於他觀察得不透徹，絕不是有意的替某一方作宣傳或不滿意某一方。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又說：「遊歷名山大川皆學問」。子敬這次西去，往返僅五日，而有這樣的成績，可謂「不虛此行」，在他的學問與經驗上，因此又有了新的進展，那自是意中事。

至於子敬的文章，不枝枝節節，不拖泥帶水，簡潔明淨，有一股子「乾脆」勁。讀到子敬的文章，就好像看到子敬的言行，西哲說：「風格是人」，這話一點也不錯。關於這一層，讀者自會親切的領略到，用不着我再來多說了。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日沈心蕪在北平新報編輯部

自序

在抗戰過程中，我自慚對國家沒有什麼貢獻，而個人的犧牲却不算小，指甲內現在還保留着特務的錐子烙印，腿肚裡儲藏着日本鬼賜給的子彈，至於偽警察的「留置場」，日憲兵的「招待室」，都享受過數次，但僥倖的很，至今我還活着，我還是吃早飯沒晚頓的活着！

在抗戰中的一切犧牲，我知道那是中國人的義務，根本沒想由「勝利」裡撈撈本，也不想向誰表表功，僅僅期待可以回到離開八年的家，可以見到想孩子的爸爸，和想爸爸的孩子，可以當一個不受外國人欺負的老百姓，就心滿意足，誰料想日本投降後的國內衝突，又把這可憐的期待給投下了暗影。幸有這次的政協成功，竟得到機會隨執行小組赴綏晉去了一次，以我此行的考察，認為和平是有望的，說實在話，我也真不敢向「無望」的地方想。這本「綏晉紀行」，就是本着「和平有望」的觀點來寫成，相信我對共產黨當局所提的問題，也是大家要知道的問題，至於問的「是」「非」，答的「真」「假」，只有由讀者「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去

檢討了，我倒不知道這本東西究竟能給讀者一些什麼幫助。

書內所引發言人的答語，因返平後才起稿，間或有與原詞不同，但還敢自信不致有違原意。至於經過事實，究竟是事實，「好」或「不好」要用事實作根據加以分晰，新聞記者只有忠實的報道，當然不能昧着良心混淆黑白。

本書原稿在本報逐日發表的時候，曾有很多讀者到社找舊報，要看看「前頭的」，這就是刊印單行本的動機。

書內銅版係承中央攝影場北平分場將陳民魂君此次在綏晉所拍新聞影片洗贈十張，大同廣播電台台長石萬里先生攝贈三張，新華社記者倉夷先生攝贈二張，並蒙本社總編輯沈心蕪先生賜序。謹此一併誌謝。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日於北平新報編輯部

目次

一、前言	一
二、出發之前	二
三、飛機場的巧遇	四
四、飛機上的觀感	六
五、集寧下機後	七
六、集寧的形形色色	九
七、小組代表的生活素描	一一
八、在歸綏飛機場上	一三
九、歸綏命名的由來	一五
十、險些重演張家口慘劇	一七
一一、傅長官對記者談苦衷	一九
一二、集寧的衝突經過	二一
一三、在歸綏的一夜	二四
一四、蒙胞代表談自治問題	二六
一五、歸綏圍城時物價的暴漲	二九
一六、日寇撤退時的暴行	三二
一七、未終席的招待宴	三三

綏晉紀行（執行小組隨行記之一）

- 一八、再到集寧.....三六
- 一九、初會中共的軍政首長.....三八
- 二〇、在集寧「解放醫院」裡.....四一
- 二一、在「解放區」的第一夜.....四三
- 二二、與中共姚喆將軍一間一答.....四四
- 二三、訪問「綏蒙政府」楊副主席.....四七
- 二四、「新解放區」的生產工作計劃.....五〇
- 二五、漫談「解放區」的「鬥爭」.....五五
- 二六、集寧街市一覽.....五七
- 二七、訪問集寧縣政府.....五八
- 二八、解放區的「貿易局」.....六一
- 二九、與「解放區」婦女代表談「禮教」問題.....六二
- 三〇、老百姓說：「誰來我們就得說誰好」.....六六
- 三一、臨離集寧時的座談會.....七〇
- 三二、在大同的兩小時.....七三
- 三三、飛返北平.....七六
- 三四、後記.....七七

綏晉紀行

閻子敬著

一、前言

自從日本投降後，由於內戰的火熾，把正要「謝天謝地」的人民，拖到「喜中有變」的苦境。一方爲了拯救人民進兵復員，一方爲了爭取民主攻城奪地。可憐在戰火間的人民，有許許多多不是死於「國特」的罪名，就是落個「奸匪」頭銜。我們這些執筆桿的人們，更是戰戰兢兢，像任何方面的子彈都會以我們的腦袋作射擊目標。我們悲痛，我們苦悶，我們感到不幸而生爲中國人，尤其抗戰未死尙活在內戰漩渦裏的中國人！假定我們也是被拯救的人民之一，假定「民主」也有我們一份，那麼我們對這內戰。不僅是咒咀，我們早就發揮「停止衝突」的意見，然而我們雖然「被逼」却未曾「拿起槍來」的時候，即便喊得力竭聲嘶，又有誰會聽見？所以唯一的解釋，只有自嘆「這是民族的劫運」！

天幸，由於馬歇爾將軍的來華，國內衝突，有了停止希望，我們對善意的盟友固然要十分感激，但想到由於人家的「原子彈」，使我們不期而獲到抗戰勝利，由

於我們的內爭，於「五強外長會議」減成「三強莫斯科會議」之後，還要人家來給我們「調解家務」，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不能不萬分慚愧，不論何黨何派凡是一個中國人！

二、出發之前

停戰命令於政協召開之同日發表後，調處執行部的國府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方代表羅柏遜三氏，即於一月十三日來平執行職務。雖然在停戰最後期限的十三日午後十二時以後，各地仍有衝突發生，但各方對執行部寄以莫大期待，都說「不要緊！有美國人在裏邊！」，是的，有美國的關係，一切問題總會由大而小，由小而無，我們身為新聞記者，也是這樣想。

在執行部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新聞組負責人說明各報社記者可以搭乘補給飛機，分別至執行小組活動地區實地探訪後，記者等即先後到該部新聞組報名登記。於是一連數日，協和醫院F樓的二〇五號房間，總被記者包圍着，負責連絡飛機的美方新聞組負責人布瑞田先生，對中外記者是一視同仁，一依登記名次，分配路線

機位。國府方面新聞組負責人季澤晉參議，凌一鳴少校，又是那樣熱情的爲登記的記者斡旋一切，記者等出發的任務固然爲了報道，而對這些誠摯的幫助，不能不衷心感激。

一月二十三日夜間，得到凌一鳴少校的電話，知道記者被派赴綏遠集寧及山西大同，定於二十五日起飛。記者乃於二十四日到執行部連絡，始悉與記者同時出發的尚有北平通訊社採訪主任白進文君，及中央攝影場北平分場陳民魂君。我們不約而同的前來接洽登機手續，後又想到集寧是傅作義長官「一日十電」告急，終於一月十八日纔退出去剛剛脫離戰火不久的中共駐地，爲了避免理想的不方便，特的會同訪問執行部中共新聞組負責人龔小姐，她獲悉記者等要到集寧去，表示特別歡迎，我們問及到達該地後的安全問題，她圓滑的答稱「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這「我想不會」總與「絕對不會」有些距離。因此，我們請求她預先打個電報到集寧去，以免意外的麻煩，她答應了，我們纔放下心。這不是我們不長進「胆小如鼠」，在「衝突」的過程，因嚴密封鎖的隔離，實在有些「談虎色變」！現在衝突甫停，到「解放區」去的中國新聞記者，我們還是第一批，焉能不謹慎將事？（記者現由

集寧歸來，纔知這是庸人自擾。）

記者起飛的日子，（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適與「皂王爺上天堂」的行期相同，所以新聞組諸君在記者臨辭的時候，紛紛嘻笑的說道：「祝你們上天保平安，下界說吉祥」，龔小姐則特別強調「希望各位帶些真實的報道回來！」季澤晉參議握緊了記者的手：「各位天天到我們這裡找消息，等到你們歸來，我們要請你們給消息了！」他鄭重的說。

我們於二十五日清晨，在西四北大街中央攝影場北平分場集合，由該場的汽車把我們送到西苑飛機場。場上羅列着數十架飛機，單發，雙發，白色綠色，反射着早晨的陽光，輝煌雄壯，不由興奮起來，及覺察到每架飛機都標着美國國徽，則又提不起興致，若干美國勇士在辛苦的建築臨時營房，偌大的飛機場內，除了聽差，夫役，做飯的大師夫，以及搬東搬西的幾名苦力之外，再就找不到中國人，我真懷疑西郊飛機場，不是在北平。

三、飛機場的巧遇

因距飛機起飛的時間尙早，我們暫在駕駛員準備室稍待，數位駕駛員們在那裏看着一張活頁地圖，測量北平到集寧的距離，那是縮尺最小的中國地圖，山川村鎮



在西郊機場起飛前與中共

孫志遠少將合影【中】

，詳盡明細，若不是藉重外人，我們簡直連這樣一幅完美的中國地圖都看不到，思想起來，好不慚愧人也！

俄然發見靠近北邊的案旁，坐着兩位軍官，一位佩着少將領章，一位佩着上校領章，因無臂章符號，不能識別部隊番號，坐在那裏默無一言，似有所思。記者以爲既是將官候機離平，總有構成新聞的價值，當即上前致意，不料原來是執行小組中共代表孫志遠少將與隨員馬文東上校，他們也要搭乘本次飛機赴集寧，我們慶幸這不期而遇。

剛首途就這樣順利，集寧着陸絕無問題了，我們心裏這樣想。

孫少將是中共晉綏軍區的政治主任，不苟言笑的態度，使記者不好意思隨便發問，在簡單的談話中，得悉賀龍總司令現駐豐鎮，於是想起兩月前北平各報所刊載關於「賀龍」「蕭克」的消息，不由臉紅了一陣，那固然不是記者應負的責任，但總覺有些難為情。所以道聽途說的消息，如果未經證實，遽即探刊，那不但有失報道的威信，即在宣傳上也要落下相反的結果。

我們所乘的飛機，是C-47，號運輸機，整備員們裝上補給物資，記者等就先後上機。機的胴體左右，對列着四十多個座位，不過搭機者只有我們七八個人，都選下靠近前方的座位坐下，餘者就那樣很可惜的空閒起來，馬達響了一陣之後，於十一時十分纔騰空而起。

四、飛機上的觀感

中央攝影場陳民魂君，事前對駕駛員說明要拍攝北平鳥瞰影片，駕駛員毫未猶豫的答應了，是以飛機昇到上空又左旋低空迴繞平市一週，在機上俯覽市內，覺得

街上的行人是那樣的稀寥，來往奔馳的汽車，象甲虫一樣的蠕蠕爬動，除了故宮的黃瓦與紅色欄牆能鑒別出顏色及北海的白塔隨時都能收入眼簾之外，其餘的建築物是灰黑一團，看不出什麼經緯來。

陳君很敏捷的把攝拍工作完成，飛機才定好針路向西北飛行，在地面仰視飛機的經過，是那樣的風馳電掣，而在飛機上却覺不出她怎樣迅速來，不同顏色的阡陌田畦，像洋服店內的料子樣本，又像劈開的些「千層板」橫一塊豎一塊形成不規則的圖案。集寧是海拔數千尺的高原，要步步上昇飛行，有時因氣壓關係突然下降，則如乘下行電梯的那種不舒服。十二時十五分，到達集寧上空，經過數度盤旋，才發現飛機場，在準備着陸之側身廻旋，只見地而突然變成山坡，想不到這是飛機本身的傾斜。

五、集寧下機後

飛機停在集寧機場，我們相繼步下機來，機場停放着一部吉普車，駐在集寧的小組譯員王振民君會同中共綏蒙政府連絡處主任張漢世君前來迎接，經孫少將介紹

之後，張漢世主任對記者等的此來，現出遇到「不速之客」的興奮，我們馬上推定龔小姐的電報原來是說而沒拍。「太好了，早就希望你們來」張主任是那樣熱情的週旋着我們，忽然一隻執着名片的手伸到記者面前。是一位戴着狐皮帽子，穿着青軍裝，還帶着一具照像機的青年，示意要與記者交換片子，我急忙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他，才看到接過來的片子印着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特派記者「倉夷」的字樣，我們握緊了手，彼此寒暄着。

「我們是同行」，他於應酬話完了接着就先來了這末一句。

「同行却不同道」，我帶玩笑的回答他。

語次，我們就登上了吉普車。倉夷君年僅二十許，籍係福建，在綏蒙方面工作了數年，所以他說話有些像內蒙人。

「集寧週邊的衝突停止了？」記者問：

「停止了、不過是最近才停止的。一星期前，這條汽車路上正流着同胞的血呢！」他有些不勝感慨似的。

「你對和平前途抱何觀察？」記者又問：

「這要看雙方的誠意如何了，你呢？」他反問着。

「拿槍的人，一句話不來就幹起來，我們拿筆的不應當作那些無聊的筆戰。和平的前途，無論有無問題，你我之間總該沒有問題了吧？」他笑了，我也笑了。

六、集寧城的形形色色

由機場到城門的沿途，不時見到八路軍的同志來往，他們的服裝很整齊，不過是土布製成。沒有階級符號，我們分不清那是官那是兵，每人都戴着一頂與老百姓一樣的皮帽子，在未帶武器的時候，連軍民之分，我們也不易識別。

「城」者「土成」也，集寧的城，確確實實是用土修成的找不出磚石來。城外週邊，徧佈壕溝，各處彈痕，斑斑可鑒，我們想起當一星期之前，在這樣一個荒涼地方，正有數萬中國人在演着自相殘殺的慘劇，不由爲之怆然。

城門還在緊閉着，打了招呼纔開放了一扇，我們的車駛進城內的時候，有數十居民在路旁向我們張望，破舊污穢的衣服，幾天沒洗的臉，那種憔悴的面容，使人不勝憫惻。集寧城經過數次攻防戰，國軍攻進城去，要搜索八路，八路攻進城去要

檢查國特，他們就在這樣左右爲人難的摧殘中，過了數月。打內戰說是爲的老百姓，可是老百姓對內戰所賜予的苦痛，實在不敢再領教了。因此他們對執行小組的行動，表示甚深關切。

城內的商民住房，也率用土坯築成，街上的行人稀少，有的門窗，尙爲泥土封閉着，當然是難民還沒有完全回來。

在泥土牆上，有許多剛用石灰塗刷的部位，有的還能認出模糊的「擁護蔣委員長」「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字樣，而現在寫於牆上的標語則是「擁護人民領袖毛主席」「取消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及「反對人民公敵的傳作義」等等。

集寧又名平地泉，附近乃半遊牧地帶，居民多以獵狩爲生，商業並不發達，地居張北西境，扼平綏路之要衝，清時爲正黃等四旗牧地，淪陷時，日寇在此設有旅團司令部，在城南強佔民地數百畝建築營房，並築有野戰病院一所，能容病床千餘具。綏境大青山的數年「掃蕩」戰，都是以此爲基地。地理上有名的由哈柳台河，喀喇，烏蘇諸水匯成的「蘇木海子」。（蒙古人稱「昂古爾圖」，又稱「昂古里淖爾」），就在集寧城的東南方。現在中共的「綏蒙軍區司令部」及「綏蒙政府」都

設在城內。所以這裏是中共的「新解放區」。

七、小組代表的生活素描

在集寧工作的執行小組，國府代表爲林光燭中校，中共代表爲孫志遠少將，美國代表爲柯瑞格上校，電信分台長爲譚明耀少校，住在城內橋西三馬路的中共連絡處內，記者一行的吉普車駛入院內，就被招待到飯廳烤火，記者乘機問整理爐子的八路同志願不願打內戰，他抬頭看了看我：

「誰願打內戰呀？都是你們打我們！」

他很自然的說完了這話仍在整理爐子。記者聽了之後，無詞接着說下去，因爲我把我列在所謂「你們」之內，確乎不稱身份，叫我無從解釋「誰」打「誰」。不過却藉此而瞭解在過去雙方都有錯覺，那就是國軍駐地的老百姓，也容易被指爲國民黨，「解放區」的買賣人，何嘗不容易落個八路軍的頭銜呢？於是乎「桃代李僵」死了無數不相干的「第三者」，這是說以往國共正在衝突的時候。

小組住的房子，淪陷時爲日寇的「畜產統制組合」所在地，兩院相通，共計十

餘間，林中校住在矮小的北房。室內的「榻榻蜜」仍然存在，於今却代替地板了。林中校是廣東人，年三十許，性至溫和，對調查集寧衝突真象，一本第三者的態度



小組三代表展覽地圖，查勘衝突地點

，不偏極不主觀。美方代表柯瑞格上校，更是一團和氣，他已經五十歲了，在中國有年，記者問及衝突事件調查的經過，他諱不答復。據說這是他一貫作風，不輕易對新聞記者說負責任的話。他的身材過高，要低下頭才能走出房門來。他很喜欢旁人稱他爲「老頭子」，而他也笑嘻嘻的叫新華社倉夷君爲「小孩子」，三方面的代表是這樣真摯協力的進行工作，傾誠促成問題的圓滿解決，記者甫觸這諧和氛圍，就覺得和平前途，已經沒有了「？」。

室內電燈是美方電訊員親自裝設的，發電機及吉普車都是由飛機自北平運來，想不到在偏僻

的塞北也顯示出美國的物質文明來。

小組爲調查衝突真象，當然不能僅憑一面之詞，於是會同三方代表馬上到歸綏去。記者也不肯放過這個機會，辜負連絡處所準備的豐盛菜肴，慌忙趕到飛機場，於當日午後三時十分又飛向歸綏。

八、在歸綏飛機場上

集寧到歸綏，以鐵路計算才二百八十華里，空路一定縮短許多，尤其集寧是綏境的高原，而歸綏則是綏境的盆地，飛機下斜飛行，較爲快速，僅三十分鐘就到了歸綏上空。首先使記者注意的不是城垣，却是飛機場上停放着的兩架大小不同的飛機，機翼上的青天白日國徽，光芒四射，吸引着記者視線，身旁新華社的倉夷君，興奮起來，「啊！中國也有飛機！」他說完這話似乎想到這是國軍駐地。於是又有些感觸。

「到了歸綏，一切請你帮忙！」

倉夷君覺得記者應負「嚮導」之責，他靠近記者被馬達聲震得差不多完全失去



傅長官初會柯瑞格上校

聽覺的耳朵懇切的說。

「好！一切沒有問題，我們一致行動就是」
記者不客氣竟以「地主」態度回答他。其實記者對歸綏的陌生，與他的程度相等，也是第一次才來！但我自己也奇怪，總覺得到了歸綏我要比倉夷君方便的多。無疑的這是因過去長期隔閡所薰陶的「軒輕」觀念在作祟，因此想到以往雙方報紙上一切偏極記載的原因。這是要不得的現象，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記者，首先要打破這個界限。忠實的，大膽的報道事實，「報紙是宣傳工具」的時代過去了，要切实負起輿論責任來。

飛機着陸之後，小組代表及記者等一行十七人，先後下機，十二戰區長官部的歡迎代表，團擁上來紛亂的握手道辛苦。副長

官董其武中將，參謀長李世傑中將，滿面笑容的連稱「歡迎各位和平使者！」記者單獨脫開他們臨到一旁去鑒賞「國機」，不料那架與我們所坐的同型雙發運輸機，因為發生故障，「國人」不能修理，已經成了廢物，僅作模型展覽而已！另一架小型單發者，也像扯掉腦袋的「蜻蜓」，推進器卸下來了，數名技師正在修理。於是我對機翼上的國徽思了好久才回到「美機」前邊。

飛機場的南側，一塊廣大的樹林，像遭過冰雹的麥田，大多數是幹折枝斷，戰壕在林的四週蜿蜒着，戰鬥工事，觸目皆是。附近的一所房子正面看去有門有窗，而屋頂被毀後牆倒塌像舞台佈景一樣，兩個月的歸綏攻防戰，其激烈情形可以想象了！要拚個你死我活的雙方長官，此時正親熱的握着手，如果這房子的主人跑過來問一聲「你們作戰的敵人原來是我麼？」真不知董副長官，孫少將有何回答！戰爭是萬惡的，一好戰者服上刑！看看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的結果！發動內戰者，更要「罪加一等」，希望好打仗的領袖們想一想。

九、『歸綏』命名的由來

歸綏位於大黑河右岸，大青山之陽。民國三年自開爲商埠，陸路四達，閭閻櫛比，駝馬絡繹，貨物輻輳，在戰前約有入口二十萬，口外羊毛羊皮駝絨等特產，均集此由平綏鐵路運至天津，南方茶葉布疋之運銷蒙古各地者，亦以此爲集散地。自淪陷後，敵人據此控制西北，形成敵人之戰略要點，但我軍分別利用大青山之有利遊擊地勢，隨時牽制敵人，因此在敵人投降後，傅作義長官能就近迅速進駐城內。

歸綏有新舊兩城，舊城名「歸化」城，蒙人稱「庫庫和屯」，新城在舊城的東北方，名「綏遠城」，相距約五里許，遙爲犄角之勢。今將新舊二城合稱「歸綏」，昭君墓就在城南的大黑河濱，因戰爭關係，兩城的人口，僅剩十餘萬。

飛機場在新城的東門外，我們分乘汽車三輛，由東門通過西門，先到新舊城中間的「公教醫院」休息，該院院長是天主教司鐸，乃比利時籍，名片上印着「王守禮」的名字，他在中國已三十九年，現年五十許，操着流利的中國語，若不從鼻子上鑑別，沒有理由說他不是中國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人將他送到北平的俘虜集中營去，他過了三年多非人生活，日寇投降後始被釋放出來，他與傅作義長官有多年過從的原淵，傅長官前次到平時，才與他同機飛返歸綏，外國人而爲中國的慈善

事業畢生服務，依中國高明人看來，寧非傻子？該院的建築是兩層樓房，設備完善，傅長官所以要把這些「貴賓」招待在這裏，其原因蓋亦在此。

十、險些重演張家口慘劇

小組一行與長官部代表就在公教醫院會客室的一角隨便開始了非正式會談，除了相互說明以往的一切太不應該及今後要絕對遵守命令以促和平團結外，對集寧衝突的具體問題，誰也不肯指出對方的責任，這樣彼此「不好意思」的談了多歇，結果決定連袂普謁傅長官，對於「問題」等晚上再說。

負責招待記者等的長官部秘書姚會依君，是位極富責任感的有為青年，係燕大畢業。事變後即在內地外事部門服務，同在華美軍相處了數年，與記者談起北平來，他立時被索到痛苦的回憶裏，原來他在北平讀書時曾有一位「海誓山盟」的愛人，因戰局被迫隔離，現勝利歸來，而「伊人」已嫁，辜負了他八年期待，他是「除卻巫山不是雲」大有「出家當和尚」的感慨，他肯定的說「高低不娶了！」

小組三方代表到長官部去了，倉夷君問我為什麼不隨他們一同去，「隨他們去

，對我們所要知道的得不着許多，因為他們與傅長官會面之後，還不是彼此客氣的那一套？我們怎好意思打斷人家的應酬話而嚴正的提出什麼問題來！

我這樣解釋後，他拍了我一下肩膀，連連稱「對」，於是我們請求姚秘書準備汽車要利用空閒時間實施「訪問」工作。行前又通知長官部，說明侯小組代表見過長官後，馬上通知我們。

爲了明瞭綏綏包圍戰時的實況，還是訪問「同行」較易獲得輪廓，乃會同白進文，陳民魂，倉夷諸君搭車同訪新城奮鬥日報，當然曾秘書要爲我們作引導。

時間是午後五時多了，新城的電燈，已經黯淡的亮着，街上行人，都迅速行進，見不到一個走「方步」的，不過在行人中軍人要比老百姓多些。此處因是盆地，居於大山之陽，溫度與北平差不多，我們穿着準備在集寧防寒的衣服，竟覺燥熱。

奮鬥日報社長崔載之氏，因公外出，只會到該報的張總編輯。我們的談話不期然而然的都以執行小組活動與和平前途爲中心，把兩月前歸綏包圍戰的創痛，似乎由於一只「停止衝突命令」就獲得彌補了，都不很注意已經過去的問題。

由鬥奮日報辭出，又到大馬路新城道二號民國日報。該社的王華灼社長也不在

家，我們帶了該社一月份的舊報紙，就又返回公教醫院。

在回來的途中，險些遭到張家口小組卡車傾覆傷亡數人的同樣慘劇，原因是我們的汽車經過公教醫院西南方時，車夫一不小心將車傾倒路旁的壕溝內，每人都震擻了一下，幸無重傷。我們乃棄車步行，車夫尾追着大叫「老爺」，並哭泣着說：「救救我吧！主任知道一定槍斃我」，經會秘書的解釋，知道這是十二戰區政治部主任的汽車。車夫以爲把「坐飛機」來的人撞傷了，那還了得？難怪他跪在地上亂叩頭。我們懇切的安慰他，並保證絕對不使他有任何責任，他才不很放心的去了。

十一、傅長官對記者談苦衷

午後七時許，小組代表謁罷長官歸來，即在公教醫院進晚餐。我就便探詢董副長官關於小組與傅長官會談的結果，由他的表示，推知並未談到什麼具體問題。

「長官部指定李世傑參謀長爲代表，俟晚餐後進行會商！」董副長官嚴肅的說着，一面擎起酒杯，「請各位和平使者乾一杯！」他露出期待「和平使者」的殷切。

飯甫畢，長官部來了電話，說傅長官要接見遠來的記者，我們急忙由曾秘書陪同趕到長官部，在樓下的會客室內稍等了片時，門簾啓處進來一位身着黃色土布軍裝的軍官，看到上將級的符號，始知就是傅長官。傅氏的體格非常魁梧，不過頭髮已經禿落了許多，經過一一握手寒暄後，我們就開始提出要請答覆的問題。第一點我們問的是「集寧衝突經過」，傅氏首先說的却是衝突前的苦衷。

「唉，我本來誠意想避戰，却造成「養」戰的原因，誠意求和平，却招來不和平，這真是種善因收惡果！」。

傅氏說着看了新華社倉夷君一眼，又繼續說下去：

「國軍於去年八月二十七日到達大同，因悉張家口已爲共軍進駐，所以本人下令停止前進，以避與共軍之衝突。如果那時國軍繼續前進，估計至晚於九月五日可以收復張家口，當着新華社的人說，那時共軍有沒有力量抵抗？」

傅氏說完了，又看看倉夷君，倉夷君沒有什麼表示，仍在摺子上追記傅氏的談話。傅氏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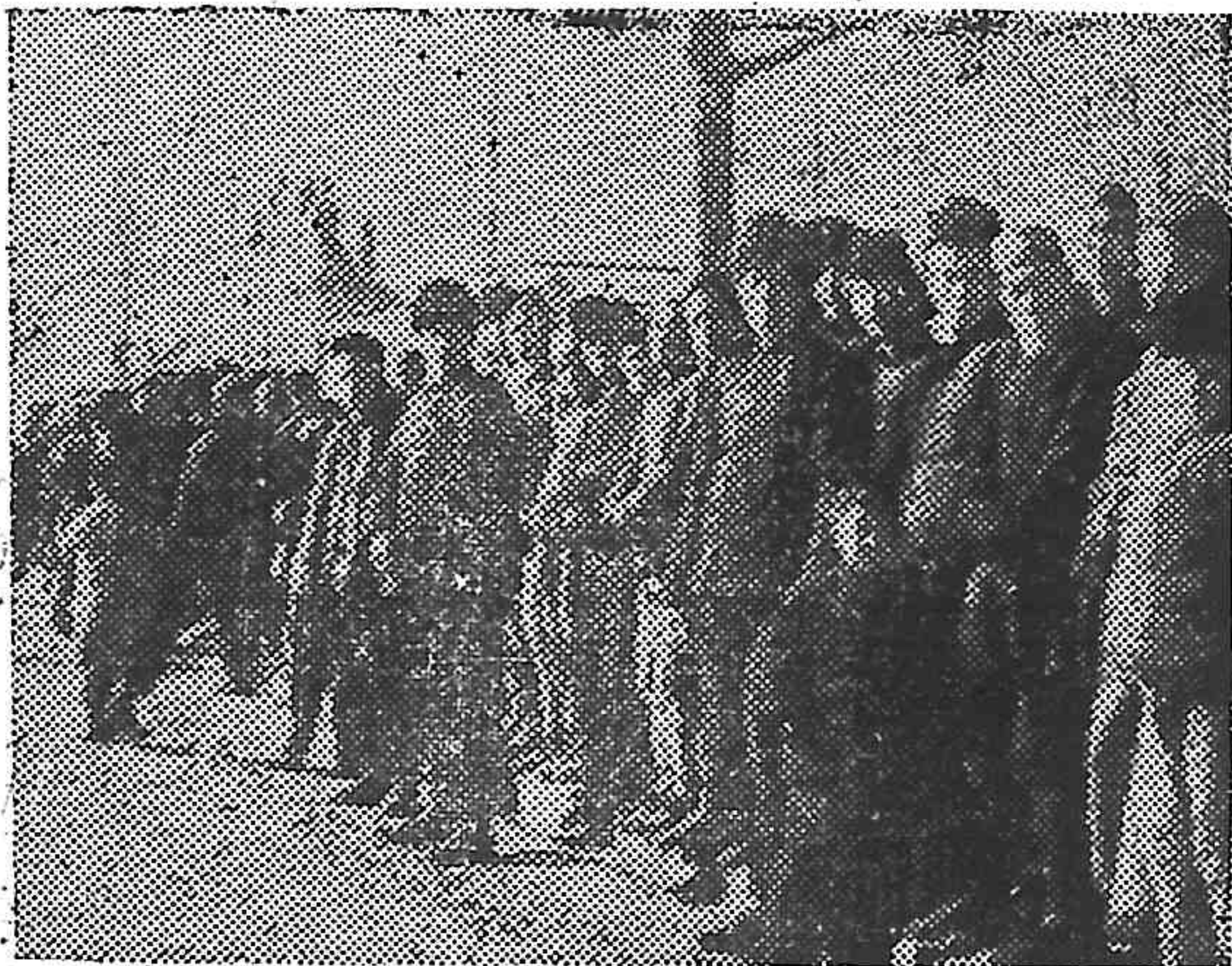
「因爲我的避戰，給了共軍調集的機會，於是自十月十六日起，歸綏就被包圍

，夜以繼日的惡鬥，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才算解了圍。歸綏在這兩個月的攻防戰中，所受損失，尤甚於過去抗日的八年。旁人抗戰是八年，而我却抗了十二年，抗日序幕的百靈廟之役，不健忘的國人諒還憶及，不料共軍竟說我不抗日，真不知道這是什麼說起！」

一一一、集寧的衝突經過

傅長官語次，用手不時撲搓沙發，眉目間的糾糾氣蓋，表現出晉南人的爽直性格。稍微沉默了一會，又談到集寧事件。

「在敵人投降的不幾天，國軍就駐到集寧城內，旋被共軍攻入，本年的一月六日，本戰區下令孫蘭峯將軍率部向集寧挺進，爲的是恢復鐵路交通，開展各縣行政，根本不是準備什麼大規模戰鬥。孫將軍由卓資山一路東下，因爲停止衝突的命令他沒有接到，才在十三日薄暮進到集寧城內，不料自十四日起，共軍調集了勁旅，把國軍包圍起來，本人連接告急電報，也只有電請調處執行部解決。不能違背十三日午後十二時的命令時限去調軍馳援，結果衆寡懸殊的血戰了數日，才不得不撤出



倉夷君「陪陪」了兩聲，把傅長官的話記在摺子上，「孫將軍能拍報告入城的

（「者使平和」迎歡衆民綏歸）

城來……」。

倉夷君猛然打斷了傅氏的談話：

「停戰命令，長官部是何時接到？」倉夷問。

「一月十二日接到，馬上趕印命令原文，用飛機向各衝突地點散發」傅氏答。

「孫蘭峯將軍在十三日以前沒有接到命令麼？」倉夷問。

「沒有，因為戰地的連絡最容易發生間斷」，傅氏答。

「那麼國軍十三日薄暮進入集寧城是怎樣知道的？」倉夷緊迫着問。

「接到孫將軍的電報」，傅氏答。

電報，而不能收到停戰命令，似乎說不過去」。倉夷君一定這樣想，記者也是這樣想，傅長官對這問題並未注意，接着談到小組人員蒞臨的感想。

「執行小組三方面的代表已經來了，關於集寧的誰是誰非，他們一定能調查出真象，怎樣解決都可以，我絕不堅持任何意見，但我以為和平前途如何，要以政治協商會議能否圓滿來決定」。

「傅長官對政協的觀感如何？」記者問。

「當然是期待獲得圓滿，我以前曾數度向蔣委員長辭職，都未邀准，現在我不能辭職，要看毛先生肯不肯准許了！」傅長官笑了笑繼續說：

「爲抗日我打了十二年，出生入死，沒有退縮，現在抗日勝利再自己打自己，未免太傷心，我絕對辭職，希望毛先生真誠停止衝突，那時用不着我打仗了，委員長才可以允我辭」。

傅長官表示了辭意堅決，我們又提出第二問題，「綏境的軍事政治，交通現況」請他答覆。

「四天前的二月二十二日，陶林方面尙有小衝突，不過自二十三日起，本戰區

內是再無衝突事件發生，執行小組到綏後，一切顯趨好轉。我對和平前途，極抱樂觀。政治方面，除興和豐鎮等東部縣城係共軍駐劄外，綏西十餘縣，縣政已順利推進，（按綏省共二十二縣）不過因數月內戰的創傷，人民都哀哀待救，重要的工作當然是救濟難民。綏境有一件困難的事，就是禁煙問題感到棘手，要循序漸進才行。交通的恢復，為期也不在遠，雖然綏包沿途的車站水塔，率被破壞，而嚴冬過去了，短期即可恢復，近來已無破壞交通事件，這是和平有希望的象徵。」

傅氏談至此，適副官有事報告，我們就藉機辭出「嚴冬過去了，希望春天是和暖的！」記者在途中默祝和平統一的未來。

一三、在歸綏的一夜

小組代表同十二戰區代表在公教醫院連夜的會談集寧衝突問題，記者等就在樓上的房間內安歇，因為只有兩具床，新華社的倉夷君被送到西鄰「外事處」去同中共代表隨員一起去住，這種隔離確乎是限於床位，並不是另有作用，但倉夷君臨行時，却有些不對心思。

會秘書安置好了美國駕駛員，又到我們屋裏閒談，我直率的問他爲什麼孫蘭峯將軍的電台只能發報不能收報，他說「在十三日夜間以前，該部正在作着激烈的遊動戰鬥，電信人員也和戰鬥員一樣的在陣地上前進。那有安全地方使他架起電台收電報呢？至於進駐集寧的電報，乃在集寧城內發的。」我們聽了之後，頓釋前疑，可惜談這話時倉夷君並未在場！

樓下的會談，直到午夜後二時餘，才未得要領的散會了，譯員王振民君上得樓來，對躺在床上的記者等，搖了搖頭發出「真麻煩！」的嘆聲。

翌日起得很早，剛七點多鐘就洗過了臉，獨自到公教醫院週邊走了一趟，三五成羣的駱駝，馱着大塊的煤由外地向新城運送，附近的樹木只有白楊一種，枝稀幹直，羅列在大路兩旁，豬，羊，鷄等家畜，已經離開主人的家，在空地上蹣跚。路旁地間的戰壕，被砲彈炸毀的房屋牆壁，遠處近處，都能發現戰爭的創痕。公教醫院的圍牆上，也挖開密集射擊洞穴，拆下門窗的房子，住着號寒的同胞，這一切一切都是「內戰」的成績。

觸目悲慘的現象，使人不忍去鑒賞，回到醫院如廁時，見有若干裝訂完美的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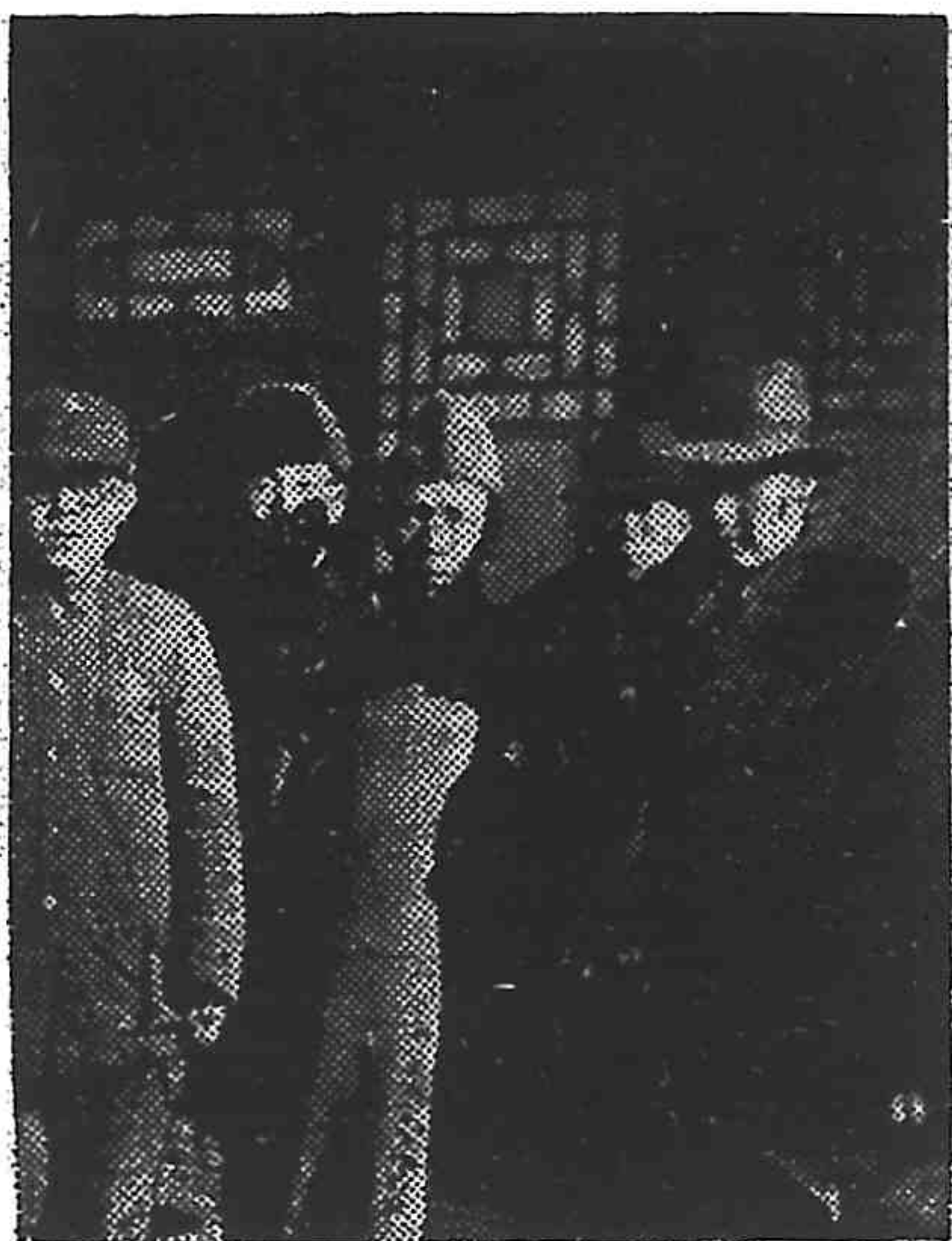
本語讀本，放在那裡作手紙，記得若干年前有人說「日本話不用學，再住幾年用不着」，果然日語讀本現在竟變成廁所用品。

十四·蒙胞代表談自治問題

一月二十六日早九時吃的早點，小組代表等仍繼續舉開會議，由譯員的口中，知道本日下午就要飛回集寧，於是我們計劃着利用短短的時間，作點較為重要的工作。常請會秘書同我們訪問蒙胞代表。關於蒙古問題自外蒙獨立後，已為各方所重視。在綏遠境內有二十餘萬蒙胞與漢人雜處，蒙胞在政府的省縣機構之外，另有其傳統之盟旗組織，其最大政治機構為盟部，（如烏蘭察布盟察哈爾部）盟部以下為旗（如四子王旗，正黃旗）旗以下為參領，參領以下為佐領，佐領以下為博什戶，（即十戶長）組織系統非常周密。因與漢人的生活習慣多有不同，在一切政令推動上諸多不便，所以政府才有「蒙政委員會」的設置，自抗戰軍興，又成立「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由蒙胞担任委員，在「指導長官公署」指導之下，推進一切（按指導長官公署由閻錫山，傅作義二氏分任正副長官）在抗日戰

爭中，蒙胞曾由該委員會的領導，貢獻了偉大的人力與物力。該組織就設在歸綏城內，記者特會同倉夷君到該會委員（兼蒙旗宣慰特使）榮祥先生的住宅去訪問，大概是會秘書事前已經通知了，故記者到達時，已有該會委員巴文峻，胡鳳山，及國民黨綏遠蒙旗黨務特派員趙城壁，東北蒙旗聯絡專員兼陸軍騎兵第九師政治部主任趙寅甫諸先生在座，記者說明來意，他們熱誠表示歡迎；「我們早就希望使全國同胞知道蒙胞的意見！」他們異口同音的這樣說着，記者提出若干問題，他們都一一的詳為答覆，歸納他們的意見如左：

第一：關於蒙古自治，確乎是蒙胞一致的要求，但自治不是脫離，自治的目的，在以「蒙古人管理蒙古人」的方



（記者訪問蒙胞代表榮祥特使「中」）

便條件下，使蒙古的經濟文化，獲得快速度的發展，期蒙胞的生活提高，換句話說蒙古的自治是協力政府建國計劃的完成，絕不是背棄祖國另有企圖。

第二：聽說政府對蒙古的政治機構要像東北一樣的重劃若干省分，這一點蒙古同胞尤其不敢贊同，其理由爲（一）查盟旗制度在蒙古地方已施行數百年之久，乃洽合一般蒙古人民生活及經濟條件之系統，若一旦改爲省縣，確與人民生活方式及習慣不適，並難担负省縣龐大組織之經費，（二）如盟旗最下層組織爲什戶長，佐領，參領等職，乃係軍事制度，不但合乎國防需要，且合蒙民遊牧生活之遊動條件。（三）究竟省縣與盟旗制度，何優何劣，亦有從長計議之必要，不宜冒然從事改制。

第三：關於對蒙一切問題，政府應召集內蒙代表會議切實磋商，若不採納蒙民意見而製成的方案，實際上恐不易推行，例如這次政治協商會議的會員竟沒有內蒙代表參加，該會如僅是黨派會議則可，若討論國家民族大計，似乎是忽略蒙胞立場，難道這麼多人口的蒙族還不如黨員沒有幾人的某黨重要麼？因此蒙胞現正注視政府對內蒙的一切措置，不過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求自治」。

以上三點，是蒙胞代表的意見。我們在北平一聽到內蒙的自治醞釀，都聯想到是野心家另有作用，現在聽到國軍駐區內的蒙胞代表也有這堅決的「自治」主張，才知道這問題不是那樣簡單，新華社會袁君問他們「張家口現有蒙古自治政府聯合會的籌備，是雲澤（烏拉夫）領導的，將於二月一日成立，各位代表知道否？」榮祥先生對此問題沒有什麼批評。他強調說：「蒙民是需要統一的自治機構，集中蒙民全體力量來為蒙民謀幸福，分裂的自治，會把蒙民拖到苦海中，蒙民是知道這些的！」最後他又說「聽說德王還有計劃活動，他與日本合作了多年。蒙民對他實在不感興趣！」記者臨辭時，他又囑託記者代蒙胞呼籲。要求善後救濟總署，予蒙胞難民以平等之救濟。

據會秘書談，在本次談話的幾位委員，有留法留美的專家。在蒙胞中無論學歷地位，都能發揮核心的領導作用，所以他們的意見，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一五、歸綏圍城時物價的暴漲

我們由榮祥先生的住宅出來，時間已是十一點三十分了，快到傅長官正午假省

政府的招待宴時間，所以吩咐車夫加速馬力趕到商會，我們慌張的就到了院內，把該會理事長孫梅塢鬧得莫明其妙，經會秘書介紹，才被延入會客室裏。他一面招呼倒茶，拿煙，我們却緊迫他告知綏城的物價變化情形，他說：「此地的物價，自勝利後因經過多日的包圍戰，及交通的阻礙，物資供不應求的現象，要比較其他都市嚴重，物價變化，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在勝利之前，小米每斤十五元，肉每斤一五〇元，布每疋二四〇〇元，煤每斤一〇元，油類每斤一〇〇元，麵粉每斤四〇元，（僞蒙幣）第二：國軍入城後小米七元，肉九〇元，布一六〇〇元，煤二，五元，油類八〇元，麵粉二五元，（法幣計算）第三，共軍圍城時期，小米一〇元，肉六〇〇元，布二四五〇元，煤八〇元，油類六〇〇元，麵粉三〇〇元，第四：解圍以後到現在，小米七〇元，肉五〇〇元，布一一〇〇〇元，煤七〇元，油類四五〇元，麵粉一五〇元，以上四個階段最顯著的變化是圍城時期。小米漲了十四倍，肉七倍，煤三十五倍，油類八倍，麵粉七倍，只有布疋漲不了足一倍，其原因是煤糧乃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布疋等則不是人人每天必買的東西，解圍以後食糧燃料雖見下跌，但存布商家的心情太堅挺，竟比圍城時漲了四倍半」。

我們聽了在圍城時 到三十五倍的煤價，知道城內若干民房沒有了門窗及有用的樹株被砍伐的原因，現在總算好些了，而布價要每尺一千餘元法幣，也夠「要人命」的。

以後又談到商民團體的組織：

「新舊兩城已經恢復營業的商號共有三千餘家，各業公會三十五單位。在偽組織時期的理事長閻瑛，秘書元始如，都因構成「漢奸」罪被捕，現在各公會正整理改組中。關於地方保甲組織，已分別指定代理區長負責進行，對於平抑物價的計劃，開當局要實施「平價」，「限價」，「登記貨物」等辦法，能否收效，尚在不可知之中。以商人的經驗常識來看，物價的平抑是要謀求物資來源暢旺，也就是要看「停止衝突，恢復交通」是否兌現來決定，不然的話就不堪設想。誰挑動內戰誰就是人民的敵人原因也在此。人民的唯一希望，是勝利後的安居樂業和平建國。對於「民主」「獨裁」等問題，並未十分關切，即使注意到，也絕不願惹起有槍的人打起來。質此，鬧內戰的人絕對是違背「民意」！」

最後他又說：「怎麼樣？這回有不打的希望吧？各位總該知道。」

「當然不會再打的！」我們竟以「局內人」的態度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覆。雖然我們對「會不會再打」的問題，也要請教旁人。

一六、日寇撤退時的暴行

由商會回到公教醫院，已逾正午了，小組代表的會談仍未結束，門口七八輛汽車在等候，省府電話也在催，催這些「飛來賓」去就宴。

十二戰區的代表堅持孫蘭峯部是一月十三日薄暮進駐集寧城，而中共代表則指稱該部是十四日清晨才開始攻擊的，中共方面不否認十四日以後共軍的包圍集寧是停戰命令時限以後的衝突，但却要孫蘭峯負起挑動衝突的責任，「薄暮」與「清晨」僅隔幾個鐘頭，却是這次衝突誰是誰非的關鍵，因這「時間」的出入難爲了「和事老」柯瑞格上校。問問東問問西正看看地圖，仍是得不到結論，直倒午後一時多了，始決定俟回集寧詳予調查。大家才收拾行囊，準備赴完長官之宴好到飛機塢。大隊汽車浩浩蕩蕩向省府開駛，在歸綏城內的小型汽車，恐怕就是這七八輛，所以不但商民人等注意，就是軍警公務員也以奇異的眼光看着這汽車行列。

在新城西側的路北。有一所被破壞的建築物，很粗的四支鐵筋洋灰柱子仍然矗立着，其餘被燒毀炸毀的瓦礫佔了很大面積，我們雖然由汽車內一眨眼就過去了，而對於這宏大的建築殘骸也能推定是歸綏城最時代的建築。

「那是什麼所在？是圍城時被共軍破壞的麼？太可惜！」記者不由向曾秘書問起來。

「那不是共軍破壞的，」曾秘書搖了搖頭繼續說：「那是百靈廟發動抗日之後，傅長官指導建築的「九一八紀念堂」，規模相當宏大，以示紀念國恥，淪陷時被敵佔用，於利勝後，日寇撤退時，或者認為中國的抗日，日本的敗戰，都與這紀念堂有關係，才加以澈底破壞。」殘暴的日寇在崩潰時，還留下他的獸性成績給歸綏人民。

一七、未終席招待宴

中央攝影場陳民魂君，早在綏遠省政府的大門準備好「開麥拉」，赴宴的來賓下車後，附近軍民蜂擁圍過來，都用希冀欣快的眼光，注視着這些「和平使者」，好像



(出辭罷宴府政省遠綏在表代組小)

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安全，他們的前途，都由這些「飛來賓」帶給了保障和光明。溢露着的興奮不次於「八月十五日」，人民的反對內戰，祈求和平，在任何角落任何人的表情上，都能找出證據來。

綏遠省政府的建築，相當堂皇，各廳均在一個院內，合署辦公，宴席設在正廳會客室內，到二時許才入了席，傅長官同小組代表在席前還個別談了一會。在綏遠我們想一定吃不到魚，但席上却嘗過鮮美的鯉魚，經詢會秘

書，才知那是河套方面的黃河特產。美國駕駛員不善使用筷子，把炸好的魚塊趕得滿碗直跑，大家都笑了。他難爲情的停下手，只好換上刀叉來個「中菜西吃」。他的手會駕駛飛機，而「我們的手會使筷子」，在這個宴會的場面上，中國人的「手」算「勝利」了。

一位駕駛員在沉思之後，由衣袋內掏出他太太及小孩的像片，同座的人依次傳覽，都伸出大拇指來說他的太太「頂好！」他高興的笑了，可是收回像片時，而容又現出懷念的焦慮表情。

董副長官藉「歡迎和平使者」，「慶祝和平實現」等詞，橫一個「一大杯」，豎一個「滿起來」，把不善喝酒的記者，鬧得臉紅頭暈，窘得喊出「真醉了，不能再喝」的呼饒，同座的中共隨員馬文東上校，看了記者一眼，不以爲然的說：「你沒有醉，醉了的人是不會承認醉的」。是的，真醉了的人，常常弟兄們就「幹」起來，罵起來，搜肚翻腸的播揚家醜，當出而調停的隣右，正唇乾舌焦的排解的時候，還是弟踢兄一脚，兄還弟一拳，既不知「醉行」，復不覺得「恥辱」，我承認馬上校的話是「真理」，不過希望沒醉的人少喝一點，醉了的人睡一歇兒醒醒酒罷！

榮還沒有上齊，柯瑞格上校猛然看看錶已經三點多：「時間到了，要馬上走。飛機今天須由集寧飛回北平去」，他說罷就起身離席，對傅長官挽留的話他似乎沒有聽見，一直就向外走去，我們也只好放下筷子帶好什物走出來。

一八，再到集寧

在省府門前聚集的羣衆，大聲狂喊「歡迎和平使者」的口號，赴飛機場的沿途，有若干學校團體結着行列拿着小旗，於我們的汽車經過時，熱烈的歡呼着，那種期待「和平使者」的摯情，確可激勵小組代表加深責任感，「只准成功，不能失敗！」可惜陳民魂君已把機器收拾起，到讀者看「小組在綏遠」新聞電影時，看不到這精彩鏡頭。

到飛機場上送行的仍是昨天歡迎的那些代表，經一一握手道別後，我們相繼上了飛機，於午後二時十五分起飛，在新舊城環繞時，還能看到歡送人民的手，像表演八段錦一樣，一叢一叢的舉起來。

午後三時五十分飛抵集寧，我們登上吉普車，飛機就向北平飛去，譚明灝少校

語記者稱，要到二十八日才再有飛機到集寧來，記者自忖能得兩天時間在集寧看看「解放區」，的確是有意義的事，於是扯緊了倉夷君，請他作嚮導。在記者的心目中，以爲此次所接觸的「中共」人物，要以倉夷君較近一層。這當然是幼稚的「猩猩相惜」的心理作用，但拿槍的人們如果都能這樣「幼稚」的「相惜」起來，則總能少死無數中國人，誰能說這「幼稚」不「偉大」呢！

到了橋西三馬路的住所後，連絡處長茹鳴九，主任張漢世，尙有集寧電燈公司的陳技師等，紛紛熱烈的招待着我們。「昨天走的太快了，我們軍政首長，沒有會到遠來的各位，覺得非常抱歉」，張主任當記者洗臉的時候這樣說：

「不敢當，我們也是因爲要藉重新人家的飛機，時間不能自由，才有失候問的禮節，好在我們又回來了，咱們馬上走」，記者抹乾了臉，就要約同白進文君一起去訪問駐在城內的中共長官。

「不要客氣，我們綏蒙政府楊副主席，和綏蒙軍區姚司令，共同準備好了歡迎宴，稍休息一會，大家到飯館子就可以會到了，用不着勞各位的駕，」張主任逼着記者把已經拿到手裡的提包放下來。

「這太豈有此理了，」我同白進文君一齊這樣說。

一九、初會中共的軍政首長

我們正在連絡處的飯廳彼此「客氣」着，忽然進來兩位穿着藍色土布軍裝的人，而帶沉靜的笑容，張主任立刻向他介紹我同白進文，陳民魂二君的職務姓名，二位依次的分別同我們握手：

「太對不起，昨天各位到此走的倉促，我們有失迎迓！」他說完這話，張主任才向我們介紹那位身材較矮的是「綏蒙軍區姚詰司令」，面部削瘦的那位是「綏蒙政府楊植霖副主席」，這實在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在他們的服裝上，態度上，以及室內人的表情上，都不能使我們識別出他就是這集寧城內中共的最高軍政首長，他們沒有帶匣子槍的「侍從」，他們沒有「我是官兒」的派頭，八路軍對「階級觀念」早就聽說不講究，不過今天才獲得實證，於是想到葉劍英參謀長，孫志遠少將所穿帶有階級領章的呢子軍裝想必是爲了到北平才製的。

八路軍幹部好像有一個「定型」的特點，那就是「不苟言笑」，說出每一句話



（「左」軍將諾姚司令區軍蒙綏共中會初者記）

都是「三思」之後發出的。在北平臨行的時候，曾有朋友這樣說：「到中共區內要少說話，他們的口才可是比不了的」，又說：「要謹防他們高妙的手段，一不小心就會黑白分不出來」，現在當着中共的軍政首長，回憶朋友的囑語，極力強制着感情考察他們的言談表情，但結果找不到他們是「應付」的「空隙」，至少說我所接觸的幾位，都非常誠懇坦白，這先指他們待人態度來說。

顧慮「安全」的心放下了，開誠的談着各項問題，姚諾司令原籍湖南邵陽人，是共產黨的老同志，曾參加過「福建人民政府」事件及所謂「萬里長征」。他左頰的一塊長而且深的刀砍創痕，代表了他勇猛善戰者的

標幟，他是直屬賀龍總司令指揮的軍區軍事首長，在綏遠方面無論是「抗日」「內戰」都首當其衝的大顯過身手，但談起話來却不像動輒拼刺刀的軍人。

「綏蒙政府」的主席雲澤，正在張家口進行籌組「蒙古自治政府聯合會」，所以「綏蒙政府」的政務都由副主席楊植霖來負責，組織機構非常簡單，他本人兼了數職，他是由綏東的鄉村「幹起來」的人，對居民生活非常熟習。他不但知道要求人民的是什麼，更知道人民要求的是什麼。他強調綏東人民反對內戰，今後要各黨各派攤起手來，鞏固和平。

大家談了一會就會同小組代表先後搭乘吉普車到了橋東一馬路「集寶園」參加他們的歡迎宴。

「集寶園」的規模，由北平來的人看，忒是簡陋，南向的串堂門面，由大街即能得窺最後三間客屋的棹子，與鎮集上的「衙役店」沒有兩樣，室內的佈置簡單將就，而在集寧城內據說這還是「第一家」呢！

這裡是兀早的塞北，不容易吃到蔬菜，桌上擺滿盤碗都是牛羊豬雞身上的東西，在北平有時參加宴會，被主人的強制喝酒，常常感到不痛快，今天的宴會上雖也

能聽到，「太簡慢！希望各位多喝一點。」的客氣話，而見不到拿着酒壺迫人「乾杯」的舉動，每人都有「隨意喝」的自由，我以為這是待客的「美德」。

二〇，在集寧「解放戲院」裏

五時半終席，又到「綏蒙軍區解放戲院」去參加「幹部歡迎晚會」，院內已坐滿軍裝整齊的八路同志，僅有靠近前排的一行座位空着是留給我們的，「幹部」就有這麼多，幹部領導的「戰士」數目，不難想象其龐大了。我們進院的時候，一陣轟動的掌聲，這算表示歡迎。首由張漢世主任致介紹詞，接着是楊植霖副主席登台講演：

「不幸的很，抗日勝利後又展開了國內衝突，「和平統一」是八路軍一向堅持的主張，現在執行小組三方面代表爲了和平而到集寧來，尤其爲了我們的事竟有勞柯瑞格上校不辭艱辛來到塞北，我們對熱心關注我們的美國朋友，只有感激。只有興奮，我們沒有什麼物質招待，只有精神來表示歡迎……」。

柯瑞格上校，白進文君相繼上台講了幾句話，就開始遊藝。只說可以看到八路

軍最講究的話劇，豈知出場的却是舊劇「打魚殺家」，打鼓佬拉絃的都穿着軍裝，連「蕭恩」有時也露出「馬褲」角來，却穿着赤腳鞋，在嚴寒的環境裡，爲了「做戲」而脫掉襪子，不能不佩服他們這種「認真」的精神，當「桂英兒」的「漁家打扮」惹起父女爭辯的台詞時，記者有一種感想：

「爲什麼要演這齣戲？是了，蕭恩可以代表無產階級的掙扎，這是共產主義的宣傳劇，但却表現着『舊禮教』佔優勢的矛盾，『生在漁家，長在漁家，不叫我漁家打扮叫我怎樣打扮呢？』按事實來說桂英反駁父親的話是對的，而在『不聽父言就算不孝』的中斥下又不得不服從這『舊禮教』的制裁唯唯稱是，否則父女爭執起來，不但要氣壞她的爸爸，並且嚇壞了打魚，沒有了飯吃。聽說解放區婦女團體，就常常協助被『舊禮教』所壓迫的婦女向父母公婆講『真理』，不知看過這戲要作何感想？」

我很想向坐在不遠的中共女幹部請教，又怕擾亂了看戲秩序，所以沒有開口。壓軸戲「長板坡」終場，大家才回到連絡處，時間已經是十點多。

二一，在「解放區」的第一夜

一月二十六日晚間，我們第一次在八路軍的區域住宿，在蒙古的「土炕」上，鋪着日本的「榻榻蜜」，被褥都是新製的，像一次沒有用過，但未預備枕頭，要自己想辦法。與我們同住的倉夷君把大衣捲起來，枕在頭下，他說「這是八路軍一向睡覺的方式」，我們也只好做效一下。相當於「勤務兵」的八路同志楊順義，殷勤的招待我們，調火，倒水，忙個不休。我問他，「幹八路」怎麼樣，他說「我很高興幹，八路軍是講民主的」，問他的待遇怎樣，他說「我們沒有餉項，首長官兵通是一樣，但穿衣吃飯，連鞋襪手巾及一切日用品都不發愁」，他又反問着我，我說「我一個月能賺十萬偽幣」，他笑了笑說「你們國民黨真發財！」我沒有解釋，「發財的人有啊！可不是我們，作新聞記者的有時連飯吃不上，他那裏知道！」這是我心裏的話。

翌日（一月二十七日），不到八點鐘，我們就起來了，招待我們的楊順義，九點半還未見到來，「怎麼不管了？」我們奇怪，及他來的時候，他又奇怪我們為何

起的這樣早，他說「集寧太冷了，尤其是早晨，大家都起的晚，要十一點才吃飯！」

飯時，菜還是那麼多，濃濃的茶，加上白糖，已經吃飽了菜的肚子，誰也不願再吃黑麪做成的小饅頭，所以這裏「吃飯」，勿寧說是「吃菜」，據說一般居民應酬也是如此，他們所以養成啜紅茶的習慣，也就是以肉當飯，必須促進消化的緣故。中共的小組代表孫志遠少將，於清晨就搭乘火車到豐鎮向賀龍總司令報告請示去了，小組的調查工作，只得暫停進行。

二二一，與中^北姚喆將軍一問一答

十一時許，我們開始了訪問工作。當然要先到集寧城內最高軍事機關的「綏蒙軍區司令部」去，由張漢世主任作引導，同行的有白進文，陳民魂，倉夷及小組譯員王振民等人，該司令部設於橋西二馬路財政衙的一處不很宏敞的房子裡，門口站着兩名守衛，並沒有使人易於識別這是司令部的任何標記。

姚喆司令還是那樣「沉靜」的笑着把我們接到兩間小東廂屋的「司令辦公室」

裏，牆上空空，沒有一張標語地圖等東西，一具「圖囊」放在桌子上，再就是「文房四寶」和茶具及一疊不重要的表冊，設備之簡單要比抗戰時在鄉村的「游擊司令部」還要簡單。

寒暄了一陣，大家坐下來就開始了新聞記者的「定例」談話：

「國內停止衝突了，請以八路軍的首長立場，說明八路軍的期待」記者問：

「八路軍向和平主張，不過和平的條件要實現『民主』，事情沒有打完了的，我們以萬分誠意期待由和平統一中求得民主」姚司令答。

「如果在和平中，有什麼波折，也就是共產黨所希望的，要求的，政府方面不能十足兌現時，是不是再會像民二六國共合作之後又各幹各的打起來？」記者問：

「不會的，今後的問題，即便有什麼不滿遭遇，在八路軍這方面也要堅持以政治手段來解決。」姚司令答。

我們聽了姚司令答覆，把心裏一塊石頭放了下來，覺得輕鬆許多。「是的，應當這樣，全國一切拿槍的人都應當這樣。」我們慰快的這樣說，接着又談到集寧衝突經過。

「綏蒙軍區是什麼時候接到停戰命令？」記者問：

「一月十一日夜間我們就收到延安電令，十三日又接到傅作義長官以飛機來集發的命令。只說由此太平了，誰想出乎意外的又衝突起來！」姚司令答。

「這次集寧衝突是怎樣經過？」記者問：

「傅長官所屬騎兵第四師，偽蒙古軍（即李守信部）暫編十四，十一，十六等師，以及新編第一旅，（旅長王選武）偽警察隊等共數萬之衆，由孫蘭峯將軍統率，於十三日晨九時許向陶林我軍進攻，十四日早四時許又分路向集寧攻城，我軍未作堅守抵抗，即向西南方之王家梁山退却，他們進城的時間是十四日早八時。」姚司令答。

「共軍是什麼時候開始反攻的呢？」記者問：

「十六日開始，十八日早晨孫蘭峯部向城西退去。」姚司令答。

「聽說共軍曾利用投降日軍編成什麼隊伍向國軍作戰，真的麼？」記者問：

「絕對沒有，除了集寧電燈廠有三名日本技術人員以外，我敢保證在綏蒙軍區內再沒有一個日本人」，姚司令答。

最後記者又問他對外蒙獨立的感想：

「少數民族取得自決權乃孫總理的民族主張，因此我們希望內蒙也獲得自治」。姚司令像不很注意此一問題，簡單的這樣回答。及記者問及綏蒙軍區的部隊編成系統駐地分配時，他遲疑了一會說「這個，我想還是不說吧！」，至此談話即告結束。辭出時陳民魂君特拍了臨別的鏡頭，還給姚司令來了個「特寫」。

二二二、訪問「綏蒙政府」楊副主席

我們由「綏蒙軍區司令部」出來，又到「綏蒙政府」訪楊副主席。綏蒙政府也設在集寧城內橋西二馬路，由司令部向北一轉彎就是。張漢世主任，直把我們引到院內東首的會客室裏，室內照樣的沒有什麼設備，一張寫字台式的大辦公桌上鋪着白台布，放着幾碟花生米，糖菓紙烟等東西，煤爐生的很旺，大家隨便的「圍爐」坐下，片刻出來一位主人，穿着已經褪色的短身棉軍裝，淺藍色的布製舊棉鞋，兩只「皮繩沿」擱崑着，如果不是腰間繫着皮帶，簡直會認為他是「看莊子」的「把頭」，我們萬想不到他却是綏蒙政府的「秘書長」王鐸先生。從外表看來，似嫌「



（集寧鄉村民衆服裝一斑）

貌不壓衆』但不以『貌』來『壓衆』或者是共產黨員的特徵。

我們同王鐸先生先作了一次『爐邊談話』，知道他曾在北平教育界服務數年，當然『王鐸』不是他在北平時的名字。我問他兩個不同區域的教育有什麼不同，他說：「最明顯的分野就是『那方面』是坐着求『學』『問』『這方面』是走着求『練』『習』」簡單的兩句話，却值得我們深思。

一會兒楊副主席來了，大家離開爐子，又是一陣握手寒暄。就坐後，便隨便提出問題來，首先問的是綏蒙方面最重要的政治工作是什麼。

「先以集寧豐鎮來說吧，這兩個地方在抗日的後期，除城區是敵人佔據外，老

百姓可說都是我們的，所以我們稱之爲「半解放區」。敵人投降後，城市也收復回來，又稱爲「新解放區」。八路軍對新解放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賑濟，因爲接收過來的敵人物資，都是本地老百姓的血汗，我們應當「還之於民」，解放後的綏東方面，我們已放出賑糧十餘萬石，計陶林六千石，豐鎮四萬石，集寧四百石，卓資山二百石，棲霞營一百石，武川，畢可齊等地千餘石，薩縣二百石，青水河四百石，和林六千石，梁城四萬六千石，外有四十萬斤，放糧數量的比較，是以各地難民分別程度緩急來分配，故有四萬餘石，比一百石的差數，此外尚有正在調查準備發放的地方。本區域的人口共一百二十餘萬人，得到賑濟的人能佔多半數，「楊副主席看着手內的一張紙單，詳細說明八路軍所謂重要工作的賑濟情形。

「解放區」的賑濟工作是否像楊副主席所說的那樣以接收的物資「盡其所有」的賑發給人民，我們固然沒有親自證實，但想一想敵人的物資是怎樣來的，似乎沒有理由不把這些東西無價的發還原主，（當然是受敵人剝削的人民）否則就是辜負人民對抗戰「勝利」的期待，我們希望楊副主席說的是事實，更希望這事實普遍實現於任何區域，如果不否認勝利是屬於人民的。

「八路軍最講『生產』的，請道綏蒙方面的生產計劃」記者又提出第二問題。

「要談這方面的生產計劃，首先要明白這裡有幾個特點，第一，這裏是亢旱地帶，第二，這裡是半遊牧地帶，第三，這裡是文化落後人口稀疏地帶，因此對於此地的生產計劃都要針對上記三個特點來擬訂，農業方面，須提倡『抗旱種籽』開闢水渠河道，興建水利，及與蒙胞協力改進牧畜，恢復皮毛工業。此地的牲畜，瘦枯多，原因是蒙胞不知儲藏飼料，每到冬季，無法填飽牛馬駱駝等的大肚子，於是因飢而病致死的太多，還有最普遍的牛皮「蛇虫」病，羊腹「憐虫」病，和一般牲畜最易染受的「疥癬」病，更使「遊牧」同胞感到沒法應付，好好的一頭牲口，生上一樣病就把「皮毛」遭踐了，只好殺肉吃，所以提倡獸醫也是當務之急」楊副主席先說了大前提，才提示他們的具體計劃。

二四、「新解放區」的生產工作計劃

綏蒙政府對新解放的區域，擬就了兩大工作提綱，一個是「綏蒙政府建設工作調查提綱」，一個是「綏蒙政府關於解放區一九四六年生產計劃提綱」，爲使讀者

明瞭「解放區」的生產方式，茲將其提綱略誌如左：

第一，綏蒙政府建設工作調查提綱

一，農林：各個城鎮是否有農林試驗場的設備？現有什麼人員？特別是農林專門人材。遺留有什麼新式農具？種籽？書籍？曾對當地各農作物有什麼改良？適合當地氣候否？產量如何？可作比較調查。是否有林叢栽培？今年能栽的有些什麼樹木？數目多少？如有清明節前可能移栽的可作預先佈置。

二，牧畜：是否有牧畜場的設備？留有牛羊豬雞兔（包括乳牛美利奴羊，洋豬，洋雞，家兔）沒有？在當地的繁殖如何？羣衆對該種子有何反映？有何牧畜人材及書籍？當地羣衆自己經營之牧畜業及防疫辦法怎樣？

三，水利：根據河流泉源山洪的具體情形，各地是否有過開渠壩壩鑿井的事業？有無修補必要？需工多少？何處水皮淺薄便利鑿井？當地能否製造水車？可據實際情形作出具體計劃。

四，工業：有些什麼公私經營的大小工廠？其過去生產量如何？銷路如何？其組織情形如何？有什麼機器？是否適合當地條件？如有小型的工廠作坊手工業，

（木匠鋪，鐵匠爐熟皮坊）可立即發動羣衆集體用民辦公助的原則開辦之。應由各
地貿易局公營商店幫助之。

五，礦產：有些什麼礦產及鹽池，鹽海，鹽土？是否曾爲敵人辦理？抑或私人
經營？留有什麼人員或產物（雲母石，石棉，煤礦炭，食鹽）與工具及產量如何？
現在還有人經營否？有什麼新發現的礦產？如有新的好煤炭礦，鹽，產硝地方，就
立即發動羣衆集股，公家幫助開採之。

第二：綏蒙政府關於解放區一九四六年生產計劃提綱：

一，總的方面：爲迅速恢復綏蒙解放區八年以來，被敵僞蹂躪，搶劫燒殺，戰
爭破壞，及特務漢奸所加給人民生活上的創傷，並爲防止戰後所易引起的災荒，與
綏遠省自然條件天旱所引起的飢饉，今年生產總的方針爲勵行節約，防旱備荒，恢
復人民生活之元氣，建設綏蒙解放區。

二，發展生產主要方向，與領導生產的個幾原則：根據綏蒙地大人稀，廣大的
荒地，牧地，礦區等自然條件，以發展農業爲第一方向，次爲牧畜業，創辦皮革毛
織工業，開採煤炭與從事工業生產，原則爲「大家動手」，「首長負責」，「自己下

手」，「發動羣衆」，「組織公私生產」，「提倡合作」，但必須「公私兼顧」。

三、發展農業生產，擴大耕地面積，發動羣衆精耕細作，本年擬增產食糧二十萬石。

四、發展牧畜業，禁殺母畜，提倡儲草，獎勵防疫，舉辦草地遊動牧畜防疫治療所。

五、發展工業，恢復工礦業，毛織皮革業，首先恢復集寧毛織廠，力求「官村」，「馬壑灘」等地的煤產量增加到滿足集寧附近機關羣衆供給上的要求。

六、各機關組織生產達到全年自給百分之三十，利用公私資金開辦作坊，衣廠，種菜養豬，火食自給一半，手巾肥皂牙刷襪子等日用品全部自給，馬裝備自給一半。

七、安置災難民開荒。

八、改善工農生活，提高生產情緒，進行減租減息，改造無業遊民，執行禁煙。

我們看了上項計劃，可知他們的工作是：「先詳細調查而後具體工作」，

二，「不但恢復原有的還要開創原來所沒有的」，三，「以農村為發展基地，以農民為增產動力」，可以代表解放區特徵的是「機關人的用品要逐步自足自給」，和「改善工農生活進行減租減息」，這裏我們還可看到解放區的改善工農生活的前提條件是要「提高生產情緒」，換句話說，就是每個人都要加緊的工作，才能有衣穿，有飯吃。本來，不甚受「大地主」，「大資本家」剝削操縱的中國「手工業」，「自耕農」的工農人們，只要他個人肯「加緊的工作」，在什麼時候都能有衣穿有飯吃。每個人要「自食其力」乃古聖先賢早就說過的，不過通過共產主義革命精神的督導，促其廣汎的實現而已！

我們再看，外國已經進步到「原子能」時代了、而我們還在「人拉車」「手織布」的提倡中，即使一年到頭不睡覺的工作，試問何可望人之項背？

所以為人民謀福利的各黨各派應把精神移到研究科學上，如果某一黨派能創辦出原子能工業來，使人民少流些血汗也可「提高生活水準」的話，那比用「宣傳」來爭取人民要有效的多。當然在目前的情勢還不便向任何黨派作這高度的要求，因此，我們對綏蒙政府在戰火連天的不安環境中竟可以安步就班的來計劃切合實際的

生產工作，又不能佩服他們的「積極性」。

二五、漫談「解放區」的「鬥爭」

由於綏蒙政府所計劃的「改造無業遊民」問題，引起記者過去所聽到解放區的「鬥爭」疑問來：

「我們聽說解放區，尤其對新解放區，八路軍要協助無產階級向有錢有地的人們，展開一種「鬥爭」運動，凡無產階級，都可無中生有的假藉題目參加鬥爭，就得到地主的地資本家的錢，也不管這「無產階級」是受地主資本家剝削而窮的，或是吃嗎嫖賭把祖產賣光而窮的，只要他是「窮光蛋」，就受保障。不管這地主資本家是剝削農工而成的，或是由於勤工儉用而成的，只要他有錢，就是鬥爭的對象，幾年以前的賑，不管真不真無產階級提出來，有錢人就給錢，幾十年以前的仇，不管有沒有，「無產階級」提出來，有地的人就得接受條件，於是乎「窮光蛋」不窮了，有錢有地的人倒不能過活，這種「鬥爭」方式，是否就是所謂「改造無業遊民？」記者把所聽到的解放區因鬥爭問題所生出來的恐怖，大胆地向楊植霖

副主席詢問。他聽得出神，露出「驚訝」的表情：

「完全不對！我們主持的「鬥爭」，是協助以往被壓迫的貧窮工農向資產階級清算舊賬，完全由工農開會解決，須要有證有據，才可索回他過去被剝奪的利益，對於你所說的「窮光蛋」之流，我們稱之為「二大流子」，須要加以「改造」，使他們參加生產工作」。楊副主席解釋着，並說：「「鬥爭」問題是工農自己的事，地方政府僅負監督之責，在我們看極其簡單。」張漢世主任接着說：「想不到這樣簡單而且應該的事，却引出這樣大的誤解來。」

「有些小資產階級，尤其都市買賣人，所以怕「八路」的原因，就在這「極其簡單」的「鬥爭」啊！」記者批評「鬥爭」的影響。

「這我們對「鬥爭」問題要加以慎重考慮了」楊副主席張主任相視了一下，一齊這樣說。

接着記者又提出處理漢奸問題：

「綏蒙政府方面，對漢奸及偽公務員怎樣處置？」記者問。

「凡被人民告發的漢奸，即依人民的意見加以懲處，集寧城內的偽鎮長安寬，

就是依據人民公意執行槍決的，僞集寧縣長張樹常在逃，其家產予以沒收，至於因生活所迫而參加僞組織的僞公務員，如果沒有利用敵僞侵害同胞的行爲，則分別集中訓練，予以思想上之再教育」，楊副主席答。

談至此覺得時間已經很久，乃告辭出來。

二六、集寧街市一覽

綏東民衆，同樣的也有「愛過陰曆年」的習慣，因靠近節期，集寧城內遽然在硝烟甫息的荒涼中，又繁榮起來。街上的攤舖，斷續的擺列着，無非賣些年節應用的香臘，紙糖，鞋襪之類。以布疋最少，肉類最多，在貨攤上會到處看見公開出賣的套烟斗，（吸鴉片用的）。我們沿着馬路向橋東走着，不時間問行市，老百姓們都用詫怪的眼光盯着我們，小孩還成羣的尾隨着。物價因幣制沒有規定的比例，我們一時分不清貴賤，計本日的行市：豬肉八百元，棉花一千八百元，洋火每包二百元，十枝太陽牌紙烟二百五十元。（均以解放區西北農民銀行券計算，）買的人大多是打聽打聽價錢就過去了，成交的並不多。偶然發現一個牆角上貼着一張「快報」

，標題是「調處執行部發表第一號通告」，後面照抄通告原文，但在大題之左側還標了一行小題，文為「承認集寧為我軍駐地」，記得執行部的第一號命令根本沒有提到「集寧」問題，怎麼可以標出這樣一行小題呢？這張快報沒有註明張貼的機關，因此想到或者是正常集寧激烈衝突的時候，以此來「安民心」「壯士氣」，但在報道上却有失「忠實性」，這與北平報紙刊載賀龍總司令如何如何的消息，同樣足以使讀者對真實的消息也會懷疑起來。本想同張漢世主任詢問一下，又覺得這是屑碎問題，終於沒有開口。陳民魂君還把看快報的老百姓拍了一節電影。市上買賣東西的人，多數穿着毛向裡不另吊面的短身羊皮袄，有的褲子也是羊皮製成，遠遠看去灰洞洞的與灰軍裝差不多，這裡與歸綏沒有兩樣，街上的人也是兵多於老百姓。

二七、訪同『集寧縣政府』

我們在集市走了一會，越過鐵路要到橋東二馬路的「集寧縣政府」去，平綏鐵路是橫貫集寧城內，所謂城內的橋西橋東，即係鐵路東西的分別。

集寧縣政府是新式建築，雖屢經戰火，並無顯著破壞的創痕，在會客室會到縣

長李維中，秘書賈通甫，據賈秘書稱，他二年前尙在山西任過國民黨區域內的縣長，現在仍以國民黨黨員的立場在「解放區」任縣秘書。李縣長年約三十許，一看就知道他精明強幹，我們首先問他集寧的教育現狀：

「集寧城內，在事變前原設有師範學校，淪陷後停辦，現城內僅有完全小學一所，已恢復上課，鄉村的學校，正鼓勵民辦官助，總之，此地的教育是大落後了！」李縣長答。

「集寧城內剛脫離戰火不久，關於人民組織，秩序維持，辦到什麼程度？」記者問：

「雖然在十天前還演着攻防戰，但在一月十三日以前，縣政府就設在這裡，關於各項組織工作，早已奠定基礎，此番僅幾天失而復得的集寧城，對組織方面還不致有什麼破壞，秩序更容易恢復，因為我們進城之後，不濫予調查戶口，使人民都不用提心弔胆，可以隨便活動，街面上沒有一件足使人民惶恐的事實發生，自然秩序就可以恢復了！」李縣長答。

「那麼八路軍在攻克一個城市後，第一步工作是什麼呢？」記者問：

級督軍行（執行小組隨行配之一）

「發動人民申報所遭敵軍之損害，我們這次進城，當然也照樣進行了這件工作，除已知因此次戰事死人民四人，傷人民十二人外，還有許多人民，陳報遭受搶劫的情形」。李縣長說着叫賈秘書拿出一疊各色各式的信函，交給記者等查着。

我們展開信函一件一件的看過，大多是誰家丟了一床被，少了多少麪，和豬雞烟槍等東西，都註明是「西軍」搶的（按「西軍」即指十二戰區軍而言），措詞差不多一樣，鉛筆，鋼筆，毛筆，紅藍墨水寫着的都有，「白字」業業，筆跡拙劣，內中尚有一信是請縣政府轉給執行小組的，信內提出三項請求，原文是：「一，請求政府征辦偉犯停戰命令的禍首，二，請求政府解除偽軍土匪武裝，三，請求政府賠償人民損失（「征」和「偉」兩字的誤寫是原文如此）」，下署「第八街全體人民具」，此外還有請轉執行小組（他們稱「調查團」）的信數封，看看解放區老百姓有多開性！

查戶口是爲了治安，但在人心惶惶的時候，查戶口適足以使人民不安，八路軍這種「起首鬆」的辦法，是值得稱道的。最後李縣長又說：「這裡禁烟問題，比較困難，全縣共有人口七萬，城區住有三萬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吸鴉片的，若是強

迫一齊戒起來，實在是是不可能，故本年的禁烟工作要先從禁種着手，」瞧，「烟毒」有多厲害？連八路軍都感到棘手！

二八、解放區的『貿易局』

以後又談到他們的「貿易局」所職掌的事務，原來「解放區」的「人民政府」，都設有「貿易局」的組織，指導公私營的合作事業，並有公營或公私合營的商店設置，也由貿易局直接統轄監督，在集寧域內一馬路就有一個規模不小的「永豐商店」，貨物充斥，買賣興隆，諸如布疋，文具，日用品，各種皮衣甚至針線麻繩等都一應俱全，該店是公家創辦的，却有八路軍幹部及地方人的資本，所獲利潤，按比例分紅，這就是八路軍唯一積蓄私產的方式。該店具有平抑物價調劑市面的作用，鄉間老百姓到城內賣不出的貨物，送到該店去一定會換到他要用的東西，市面短缺了什麼貨，該店也會想方法由各地弄了來，供應人民需求。因此解放區的貨價沒有遽烈變化，這種方法要比查倉庫逮奸商強得多了！更有一件要注意的是該店經售各貨，大部份是各地公私機關團體集體生產的東西，經各地貿易局合作社交流

挹注，有無相通，用東西的人不虞貨物缺乏，賣東西的人不怕沒有主顧，所謂「搶先買」「等行市」等現象，在「解放區」是找不出來，幹上幾年八路軍能夠有「工」「商」兼備的技能與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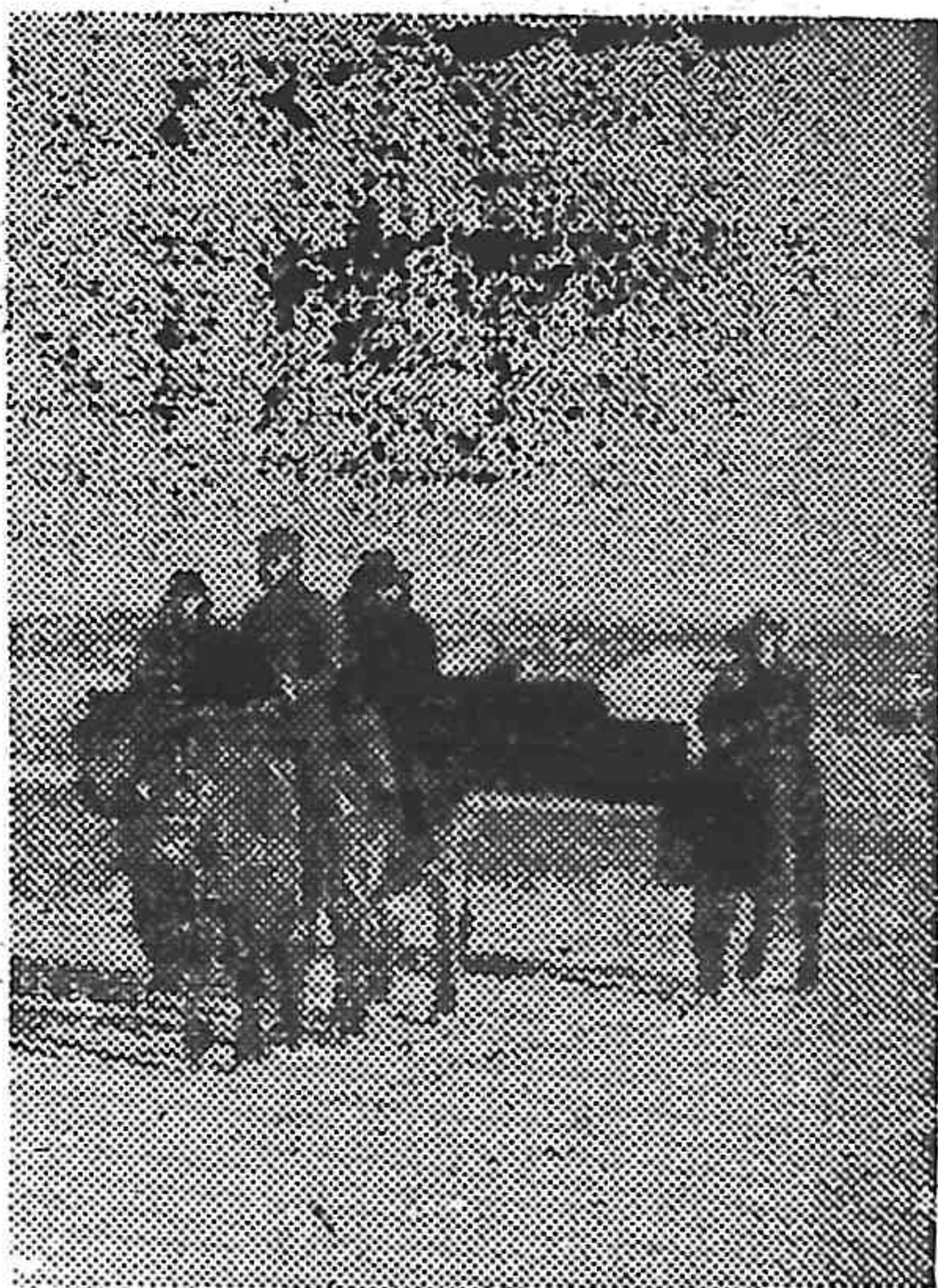
已經是午後四時多了，高原的嚴寒侵襲着我們，沒住氣的一天工作，使我們帶着疲乏回到連絡處。

二九、與「解放區」婦女代表談「禮教」問題

一月二十七日的晚間，是我們在「解放區」的集寧過第二夜。小組代表等因孫志遠少將沒有回來，不能進行工作，都鬆開的感到無聊，電訊分台長譚少校竟在屋裏看「麻衣相」。國府代表林中校因連日的勞頓，睡了一天，柯瑞格上校，也悶在屋子裏走一會坐一會。

夜間，茹鳴九處長到我們宿舍裏談了很久，他非常客氣，「我們不會招待！」「我們不善應酬！」「請各位原諒一切！」等話，隨時都能由他的口中聽到。

關於訪問工作，本已告一段落，他叫我們計劃第二天的工作路線，我問他能否



騎馬到集寧鄉村去記的一行

到鄉村去一趟。他說：「可以，要騎着馬去，派幾位同志隨行。安全絕無問題」。我聽到「安全絕無問題」，堅定了到鄉村去的意見，白進文君也同意，陳民魂君更希望能拍到蒙古鄉村的影片，於是第二天的工作方向就這樣決定了。不過倉夷君說明要赴豐鎮，不能「奉陪」。

二十八日早晨起來，先問譚少校飛機是不是今天會來，他說：「不一定，昨晚沒有收到電報，以經驗來說，到正午不來就是不來了！」茹處長則說：「我想，飛機今天可能不來」，這「我想」「可能」都不是「決定性」的責任話，倘若耽誤飛機，就又要延擱幾天。我們乃決定等到下午一時以後，再向鄉下走。午前留在城內，以免被飛機拋下。

駐大同的東北挺進軍司令部中校副官齊孟春，偕隨員一人來到集寧，是二十七

日夜間到的，也住在連絡處。我們乃連袂往訪。據齊中稜稱，他是奉命到武原辦公，假路豐鎮集寧西下。在停止衝突後，國軍人員假路八路軍區域的，他還是第一人，他很高興的說：「這樣多方便？都是中國人！」

十一點吃過早飯，想起被人注意的八路軍婦女工作，乃請茹處長陪我們訪問城內的婦女團體，他約到集寧縣政府教育科長寧波作引導，一直就到了三馬路的「婦聯會」去，屋裡有幾個木匠在修理門窗，女同志沒有幾位。該會主任苗潔沛把我們招待到她的寢室內，她年約二十五六歲，紅撲撲的臉，散亂的短髮，穿着已經補綴數處的舊軍裝，棉鞋還有一處露出襪子，左襟佩着毛主席像，並有「刀斧」標幟的徽章。可以推知她是幾年來沒有用胭脂花粉的八路女同志，她對我們這些冒然來訪的客人，有些「不知說什麼好」的偏促，我們先不着邊際的閒談了一會，知道她原是河北人，已經結過婚，丈夫也屬八路同志，她最近才由延安受訓歸來，於是我們又知道一些延安的情形，她說「延安太好了，各界的衣服都有規定的形式，男女老幼都參加生產，大家都用着自己生產的東西，連毛主席還除一點時間給幾個學生講功課，由學生代替他應當作的生產工作，那裏沒有一個遊手好閒的人，也沒有一個啼

飢號寒的人」。我問及集寧方面的婦女工作重點是什麼，她說：「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們正進行着的工作，就是解決婦女生活問題。方法是發動婦女生產，恢復毛織工廠，使女同胞都有工作有飯吃，此外就是普及婦女識字運動了」。記者所想知道的婦女問題，倒不是這些，而是一般人所認為解放區的禮教破壞問題，乃大胆的向她問：

「聽說解放區對舊禮教是非常厭惡的，寡婦大姑娘生孩子要大贈雞蛋小米，女兒媳婦要對公婆講平等，稱公婆為「老同志」，如果某一個女兒媳婦能當衆斥責她的父母公婆為封建糊塗，那更受婦女會的歡迎鼓勵。還有男女的勾搭，可以隨隨便便。不知貞操廉恥為何物，這都是我們「聽說」的，是不是真的這樣？」

她聽到記者的話，紅紅的臉上又格外紅了起來，她說：

「這完全是誤解！我們這裡是一夫一妻制，婚姻是絕對自由的，男女同意了經過上級幹部的證明，就可以結婚，或離婚，我們反對未經結婚的男女有同居的事，但是私娶則堅決不主張殺害，這是主持人道，並非鼓勵婦女不貞操，所謂贈送鷄子小米，這是對貧苦產婦應有的協助，並不是單對寡婦閨女等的特贈，至於對父母公

婆，我們主張尊重恭敬，不過却不能接受不給穿不給吃甚至隨便打罵的虐待，我們所爭的自由平等，是指此而言。固然也有婦女不孝敬父母公婆的，那又是個人行為，不能代表我們的政策，在什麼時代什麼環境，還沒有忤逆的女兒媳婦呢？」苗主任極力說明解放區的婦女沒有破壞禮教貞操的事實。

三〇、老百姓說：「誰來我們就得說誰好！」

一月二十八日午後一時許，我們由「婦聯會」出來，因為保證今天飛機不會來了，乃請茹鳴九處長預備馬匹陪我們到「鄉下去」。

茹處長是騎兵出身，知道不善騎馬的人要受馬的欺負，於是他問我們的騎馬經驗，陳民魂君說明騎過馬，白進文君則「換搖頭」，我給他說了一段騎馬的故事：「在民國二十八年秋天，我在山東省服務的時候，魯東行署主任李先良氏（即現任青島市長）到魯東牟平文登一帶遊擊區視察，我騎着一匹肥大的白馬，隨着他的汽車跑了七十里，到司令部後的半小時，馬夫來報告：「那匹馬死了！」所以不提「馬」來倒還罷了，若提起馬來了麼，我就想起那件對不起「馬」的事來。」



與記者談話的集寧鄉民王生九

大家聽得笑了。茹處長知道我們對騎馬還不至有問題，特地吩咐備一匹「皮氣好」的馬給白君，同行的還有招待我們的楊順義，一行五匹馬，出了東城門。

東城外的作戰工事，還沒有拆除。鉄蒺藜依然一道一道的佈置着，距城門不遠的東南方，一所嶄新的墳地，若干回在地下的土堆，埋着若干不知爲什麼犧牲的戰士，我們下了馬到墳地看了一匝，一柱一柱的標牌，插在墳的旁邊，都是爲這次衝突而死的冤枉者！

我們一路東去，稍時就到了城東的一個名叫「馬連渠」的村子，約有三十餘戶人家，都是矮小的土房子，豬雞等家畜，三五成羣的在街巷散步，在山東方面，民間養豬要專設豬圈，以便調集肥料，保持清潔，而內蒙方面，則像山東民間養狗一樣隨便出入，主人

有時還帶着豬到街上玩玩。這裏養狗的却不多見。馬連渠駐有「綏蒙軍區」的馬隊，街上的八路同志，照樣是那麽多。我們下了馬，走到一個「碾屋」門前，有幾位老百姓莫明其妙的看着我們。

「你們都很好吧？生活怎麼樣？」記者問：

「好？怎麼能談到好呢！我們東西吃光了！」一位五十九歲名叫「王生九」的老百姓說。

「你們這村子駐過國軍吧？」記者問：

「駐過西軍（指十二戰區軍）也駐過八路軍。」王生九答。

「比較起來那個軍隊好呢？」記者問：

「誰來我們就得伺候誰，誰來我們就得說誰好！」王生九答。

「最近在集寧打仗是什麼時候？」記者問：

「是十一日晚上打的，（按係指陰曆的十二月十一日）」王生九想了一會這樣回答。

我們要看看內蒙人的家庭，請他帶我們到他家裏去。他住的三間西屋，還有兩

間小北屋，正間供着「狐仙爺」，污穢的桌子上放着些香紙等過年用品。北間條山的大炕，空空的僅有幾床破舊被褥，他有兩個兒子都已娶過媳婦，妯娌兩人正在南間搓「窩窩」，我們還到屋裏去看了一回。把蕎麥麵調好以手指捲成沒有餡的鍋貼一樣的東西，放在鍋裏煮熟再吃，他們稱做「窩窩」。吃麪條也是用手搓成，叫作「魚魚」，內蒙方面主要食糧就是「莜麥」，（麥粒比小麥細而長，有抗旱性），其次是蕎麥，黃米。他們家裡有難聞的腥羶氣味，這是多穿羊毛皮衣及豬羊雜居所致。看他一家的生活，已是山窮水盡了，他的老伴坐在炕上補衣服，嗟嘆着日子不能過，我們告訴她，「將要太平了」，他很高興，像不能過的日子又有了辦法，熱烈的讓我們坐下，我們稱停了些時，就走出來，王生九的大兒子還尾隨着記者叮問：「是真不打了麼？」我說「真的」，他才將信將疑的回去了，陳民魂君還把記者全王生九的談話攝入了鏡頭。

到午後四時許，我們才離了該村繞過城南，由西門進城。城門旁正有些老百姓在八路同志指揮下修補城牆的缺口，陳民魂君以為這是好的鏡頭，乃下馬撮拍，記者肚子有些餓了，遂單人獨騎跑回連絡處。

三一、臨離集寧時的座談會

一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是我們在集寧過第三夜。我看到張家口出版的「晉察冀日報」一月十四日的報紙上，在各地通訊裏有這樣一個標題：「蔚縣老佃戶李庫，半飢半飽六十一年，力爭減租現在翻身，」內容是「李庫租着姚棟曲寬五十三畝地，每年繳租九石小米，自八路軍十一月八日解放了蔚縣後，李庫才翻過身來，他最先找地主算賬，僅僅算了二年的高租，就得回了八石七斗小米，李庫家裏從此有了吃喝，有了地種，也還了外債，他又領着西關三十三家佃戶，展開了減租鬥爭，他當選爲農會主任，」（上係原文大意擇錄）

我讀過後，當然同情窮人有飯吃，但對「翻身」的字樣覺得有待研究，窮人翻過身了，是不是又有人被壓在底下？共產黨解放了窮人，是不是又有人期待解放？這樣「翻來覆去」，什麼時候才能罷休？國內的衝突，人心的不安，這未必不是一個原因。我當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向張漢世主在研究，他說：「窮人有飯吃是該當的，過去受地主壓迫的佃農，不能不叫他喘過口氣來」，我說：「這乃是窮人『轉

身」和地主平擺騎着，不應當用翻身的字樣來加深刺激」，他點點頭贊成我的見解。

一月二十九日早晨起來，茹鳴九處長告訴我們，要開一個座談會，請我們把幾日來所見所知的加以批評，他並且說：「各位如果覺得有我們在旁，對工作上有些不方便，今天請各位自己隨便採訪好了」，我們說「這倒不必」。

吃過早飯，座談會就假連絡處的飯廳舉開。參加的有茹鳴九處長，張漢世主任，綏蒙軍區司令部秘書陳元白，綏蒙政府秘書長王鐸，還有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臨時連絡處譯員陳君，我同白進文君，陳民魂君均出席，首由張漢世主任報告召開本次座談會的意義，他強調說：「我們自己見不出自己的不是來，希望外來的客人，不客氣的給以嚴正批評，」我首先說明：「我們的職務是新聞記者，我們是中國的新聞記者，中國任何角落的事實，我們都應當大膽的報道出來。一位爲人民忠實服務的新聞記者，必須是超黨派的。這次來到集寧，與八路同志熱情的坦白的相處了幾天，對自已過去的錯覺，矯正了許多，關於軍事政治問題，我們不敢以一知半解的經驗在聖人門前賣三字經，要必須我們「批評」的話，我們只有說「誠摯的欽佩

各位埋頭苦幹的積極工作情緒」——大家客氣一套，又談到「言論」問題：

「記得周恩來先生此番到重慶第一次接見記者時，曾強調希望言論能自由，並指述新華日報在重慶就得不到自由，但我們看，重慶究竟還有代表共產黨說話的新華日報，並且報上也有時能刊出批評政府的文章，在共黨的區域內，不但沒有國民黨的報紙出刊，即在共產黨的報紙上，也找不出批評共產黨的言論來，這使我們對解放區的言論，的確有些疑問」，記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在座的各位，紛紛發表意見，他們的答覆，可以歸納為左列三項：

一，解放區的言論出版絕對自由，非常歡迎各黨派到解放區發行報紙，不過到現在還沒有來的不是不許來。

二，解放區的人民對民選政府可以隨意批評建議，有晉察冀日報特闢「批評與建議」一欄即可證明。

三，解放區的新聞界，對黨政機關有何不滿，可以隨時通知責任方面採納糾正，不輕易在報紙上發表。

我們本來還要提出若干問題來談，不料正在這時飛機馬達聲響起來，只得趕快

散會，收拾什物，搭上吉普車趕到飛機場。

今天來的飛機，還是同型的運輸機，但却是A-100010號，卸下汽油等補給物品，我們三人就與歡送的共產黨同志告別登機，大家都有尚未盡歡的戀戀不捨情緒。

三二、在大同的兩小時

我們於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由集寧機場起飛，沿平綏路一直南下，約四十分鐘就到了大同。經過豐鎮南方得勝堡的高山上空時，俯瞰長城蜿蜒，碉堡密佈，若是建築長城的秦始皇，看到有人騰空俯窺他的成績，他一定會焚香頂拜，認為是神靈顯聖，如果他發明出飛機來，則孟姜女的丈夫決不會死在長城邊，科學的進步，能把古人的將心埋沒了，但科學的進步也能使人類毀滅了，我恐懼未來的原子能甚至超過原子能的戰爭，慈悲的上帝使人類復古吧！恢復到以長城就可擋住敵人的時代！

大同是晉北的要鎮，北魏拓跋珪曾建都於此，遼金稱為西京，城據御河西岸，



（中）影攝時別送軍將山占馬

附近係晉北盜地，但仍海拔千餘尺，明代扞衛北方，即依爲要隘，今爲平綏路之中樞，塞北交通頻繁，爲山西省第二大都市，有銅器棉布毛織等工業特產，農產品則以小麥，粟，高粱，綠豆，羊毛皮等爲主，西南方之口泉一帶，產煤甚豐，能代表東方古代美術成績之「石佛寺」，即在附近武州山崖，由飛機上俯覽大同城市尤爲雄壯。

大同飛機場在城的東南方，我們下機後，即有第二戰區北區軍總司令部大同領導組王哲秘書長及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部張鶴川中校前來歡迎，我們同美籍駕駛員一行搭乘汽車，先到城內縣樓南

街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部內訪問馬占山將軍，馬將軍穿着一套短身便衣褲褂，枯瘦的面容，稀疏的短鬚，表現他十餘年爲抗日而奔波的憔悴，如果不是在司令部內會見，說什麼我們也不會相信他就是自九一八以後，名震中外的首先發動義勇軍堅持抗日的英雄。

馬將軍對我們的來此，表示高興，特的換了一身中將軍服，才同記者會談，稍時，第二戰區北區軍總司令楚溪泰將軍也來到司令部，楚將軍是陸大畢業，現年五十歲，兼任四十三軍軍長，大同領導組主任委員等職，大同方面的軍政事務，都是楚將軍領導進行，在抗戰期間，曾參加過沂口戰役，青縣戰役，及最激烈的中條山戰役，他是閻錫山長官部下有名的勝肱，豪爽率直，緊握着記者的手，興奮的說：「和平是沒有問題了，我已到豐鎮同賀龍總司令見過面，商談的結果，非常圓滿。鐵路就要趕修，豐鎮的電燈，我也要趕快使他亮起來，（按豐鎮以往是由大同供給電流，衝突時電線被破壞）都是中國人，誰同誰有仇？黨派的意見不一致，可以公開商談，何必要動槍動砲亂殺中國人呢？」他對和平前途的樂觀，反對自相殘殺的決意，都溢露於他的「言」「表」之間。

三三三，飛返北平

飛機駕駛員說明要於今日趕回北平，我們不敢耽擱，急忙又由楚將軍陪同到執行小組辦公的地方去訪問小組代表。

駐大同的小組代表，國府方面爲溫天和上校，中共方面爲李波上校，美方爲和禮上校，談到小組工作的經過，與楚將軍所說差不多，都稱「一切頗爲順利，在大同區內現在絕無衝突事件，鐵路交通正在趕修。」

我們無意中在小組辦公室裏，竟會到獨步旅行全國的名攝影記者石萬里先生，他現任大同廣播電台台長，特贈送記者數幅關於國軍進駐大同及小組活動情形的照片。

大同的物價，我們也由石君口中知道一些，計本日的行市，白布每尺三百五十元，小米七十元，白麪一百二十元，胡麻油五百元，最貴的要算鷄子了，每個一百元，最便宜的是煤，每斤才一元錢！（都以法幣計算）我們在大同僅停留了兩小時，就於二十九日的當日午後三時三十分，由大同起飛，到四時二十分回抵北平，在

飛機上，備承美藉駕駛員的關照，不但示範給我們，當耳朵被震痛的時候要閉起口，捻着鼻子像運氣一樣把耳內的鼓膜正過來，並且對我們這些既不花錢又不熟識的乘客，還一次一次的贈給「美國紙煙」，美國人的誠懇熱情，使我們想一想「中國人」，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

在西郊機場下機後，還是藉乘美軍的汽車回到城內，雖然離平才五天，而對熱鬧的街市，似有「久違」的感覺。

三四·後記

記者由綏晉歸來的第二天，就有些朋友特的來問我：「以你這次的考察所得，對和平前途怎麼樣？民情怎麼樣？尤其共產黨的作法究竟怎麼樣？」我說：「好的地方當然不能昧着良心強說不好，不好的地方要勉強恭維，又何必那樣虛偽？經過如何，請看我的稿子好了，我是忠實的把事實報道出來」，現在全文結束，特將朋友所問的幾點，歸納答覆一下，據我個人認為「和平有望」，「人民痛苦」，「共產黨不像想象的那樣」，待我舉出例來：

一，傅作義長官說：「抗完日再自己打自己，實在傷心，希望政治協商會議能獲得圓滿」。

一，中共姚喆司令說：「和平統一是一路軍一向的主張，今後的問題折衝我們堅持以政治手段解決」。

以上是「和平有望」的左證。

一，歸綏的老百姓燒掉了門窗，沒有衣服穿，集寧的老百姓也是「東西吃完了！」老百姓對好打內戰的軍隊印象如何，可以集寧城東馬連渠村民王生九的話作代表：「誰來我們就得伺候誰，誰來我們就得說誰好！」

以上是老百姓痛苦的寫照。

共產黨怎麼樣我先舉出他的特點：

一，他們的工作是緊張的，旁人要十天才完成的工作，共產黨有五天就夠了。這是指他們的工作情緒而言。

二，他們好說「一九××年」，不說「民國××年」。

至於旁的那就是「主義」問題了，我們過去一提到「共產黨」，就想起「共產

主義」的破壞性，於是就怕起來，其實現在的「共產黨」，不但知道「共產主義」不適合於現在的中國，而且毛主席還主張中國應當發展「資本主義」，他說；「拿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論聯合政府頁三九）」所以此次在集寧曾親自聽到數位共產黨員對我說明「在現階段，由於客觀上中國的政治條件，社會條件不許可來實行共產主義，要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必須建立新式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此即共產黨所榜標的「新民主主義」、以我們看，「新民主主義」與國民黨所奉行的「三民主義」，在理論上僅是名詞的不同而已，毛主席也公開的說；「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也是符合於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論聯合政府頁三六）」因此，我們知道國民黨共產黨所主張的政治經濟路線，根本相同，至少說在「現階段」沒有抵觸，以「主義」的觀點來說，國民黨共產黨是「殊途同歸」的總理主義信奉者，至於以往表現的事實，如果有於「主義」不同的地方，那又是「人」的問題，有些遊雜部隊不守法紀，戕害人民，我們不能說他就是國軍的作風，同樣的有些八路

軍部隊，標奇立異倒行逆施，那我們也可以認為那不是真正共產黨的主張，我不相信一個有歷史的政黨會言行相違「寧叫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的那樣危害國家丟棄人民，若果如此，則其敗也可立而待矣又有什麼可慮？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孫總理的三民主義，無論何黨何派，都毫無修正的承認是唯一救國主義，既然同在一個主義基礎上出發，還有什麼「衝突」可言呢？主義已經「統一」了，還有什麼不能「和平」呢？一個小學生都希望國家富強起來，一個政黨難道說會忘了國家？

至於這次的國內衝突，那根本不是「革命」性的爲主義而鬥爭，那僅是一時的「人」的問題，「權」的問題，這很容易解決，只要大家都想到人民，放棄私利，不要「我錯了你不要管，你錯了却不能行」，或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樣相逼，各黨各派都像蔣主席所說「只知有義務不知有權利」，還有什麼「衝突」可生？所以我大胆的告知讀者，放心吧！和平前途是樂觀的，嚴冬過去了已經來到春天。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初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綏晉紀行

著者 闕子敬

出版者 北平新報社

發行所 北平新報經理部

西四北大紅羅廠十二號
電話：西局一三一九

南柳巷二十四號
北平忠軒書報社
電話：三八七七

西單北大街二六三號
北平錦華書局
電話：西局一四五五

舊意界十三號
天津光明社

分銷處：北平新報錦州天津

保定等地分社及各

大書報社均有代售

6

777714

777714